

12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301.74~~

~~Ch L 9297.74~~

Ch L^R 9297/1184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刑法部

八

議讞第三

隋許善心為禮部侍郎左衛大將軍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數十人以供私役嘗半日而罷攝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煬帝方以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餘人皆稱被役經二十餘日法官候伺帝意乃云役不滿

日其數雖多不合通計縱令有實亦當無罪諸兵士
聞之更云初不被役帝欲釋之付議虛實百寮咸議
爲虛善心以爲述於仗衛之所抽兵私役雖不滿日
關於宿衛與嘗役所部情狀乃殊又兵多下番散還
本府分道追至不謀同辭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姦狀
分明此何可捨蘇威楊汪等二十餘人同善心之議
其餘皆議免罪帝可免罪之奏

唐徐有功爲司刑丞時故左相蘇良嗣亡後被告反
男踐言踐忠踐義等推事吏金吾將軍丘神勣奏稱
請准法絞刑者奉勅依項又有勅蘇良嗣往者頻被

言告指驗非虛朕以其年迫桑榆情敦簪履掩其惡
迹竟不發揚泊乎婦孺之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
子重發逆蹤所司執法論科請申毀柩之罰朕念勞
志切惟庸舊情深是矜因赦之科特降非常之需式
延恩於朽骼俾流渥於幽窆特免斂棺之刑寬其籍
友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
勅免斂棺矜其籍沒其男踐言等緣坐旣在勅無文
請准法處絞刑奏依者有功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
之子緣其父逆並合絞刑但爲勅稱屈法申恩特降
非常之需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斂棺之刑

寬其籍沒之典兩節皆具特字信知恩是非嘗父免
斲棺之刑子無緣坐之死既寬籍沒之典理絕收錄
其家按名例律云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原減
亦推罪人原減法又云卽緣坐家口雖以配沒罪人
得免者亦免斲棺爲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父旣特
遇殊恩子便不拘嘗律踐言等並卽不合緣坐處盡
錄奏言奉勅踐言等緣坐合死朕好生惡殺不忍加
刑宜特免死配流又逆人丘神勳弟神鼎并男駿被
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案奏稱丘鼎身居
文職黑襖子卽是武夫之衣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荆

河州無故不合輒造又燒却反狀分明請付法者曹
斷丘鼎處斬家口籍沒有功批丘勳之弟兄反弟合
沒官憑狀以推事迹可驗在於斷結理固難逾羊羔
稱投荆河并作兩箇皂襖假令事實終在赦前况乃
涉虛何以爲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勅不合
更推使人爲鼎著皂衣將爲叛逆曹司以燒却文狀
處以叛謀竊尋此塗頗傷苛酷且衣之五彩隨人好
尚武夫一著豈限玄黃燒書雖匪赦前推勘須窮窟
穴或言周易作道卜書旣元拋諸廁中又云鼎自裂
破書旣著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論何事爲是簿帳

爲是讖圖竟不甄明遂無承疑卽處以斬乃沒其家
請更審詳務令允當者劉志素又批丘鼎反逆夙蘊
包藏非只一塗豈唯今日虺貞荆河作逆之歲于時
秩滿神泉准其家在西京旋卽合歸本舍爲與虺貞
相應汙道水下嘉州更至荆襄路過淹留遂經一歲
當聞荆河州起逆星夜卽向唐州接荆河界首於懸
泉館遂共男駿俱作黑褐襖子擬克戰服卽明事相
應接及聞貞敗星夜走來神都卽將襖子布施天宮
寺明知元來所造緣反近以兄勣反彰之後復燒却
反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况又聖澤哀矜重令

來中丞推覆追奴問鼎勘案逾明論其本愆辜當萬
死徐丞內縱姦慝外詐平反奉勅令推反人得實寧
敢隱默者曹又依前斷舉申秋官詳議者下負外鄭
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朦朧作狀斟酌結刑司
刑比申過爲非理欲令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止歸遣
議何事仰尋所推之案取堪憑據之由處分訖申者
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狀
未誠不反何爲燒書法家無文臆度使人的知是反
鞠案何不具言當時撫狀朦朧奏後方便劬畧人命
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居輕無宜入重恐乖

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愚所窺請更商度者劉志素又批丘鼎謀反與虺族同謀包藏日深又共逆黨連結有功舞文巧法黨逆不忠批退欲縱反人每有唯希僥倖不尋案狀孟浪卽批卽不據科條法外豈得依允請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功意故縱逆人之平卽請申秋官及臺集衆官議奉勅依得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一十七人依有功議依緣坐爲允得夏官楊執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議並無反狀更羗明使推准議狀奏請羗五品使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並釋放汾州司馬李思順臨川公德懋

子也被韋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汾州五萬戶晉千一晉人多尚宿宵好設齋戒大雲經上道禮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唱唐唐思順捨第三兄弟五箇者監察御史李嘗等稱據思順潛謀逆節苞藏禍心研覈始引唐典辯占復承應讖請從極法奉勅依奏者司直裴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沒者主簿程仁正批合從妖處絞只向韋秀一人道狀當不滿衆合斷流三千里者裴談又判請依前斷錄奏者焦元直判退司寺卽議者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人反條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依斬法妖從絞論言著成文犯標定狀

狀在事難越狀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捨文而斷獄則乘馬何俟銜勒過流豈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句司批從妖說不耻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解大雲經常秀稱共竊語私解明非衆說竊語不合人知處實唯出秀辭是非更無佗証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速休徵既異結謀之蹤元非背叛之事卽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衆處流三千里者正焦元亶判具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二十一人議稱請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畫一者守司府卿于思言

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錄奏勅思順志懷姦慝妄說圖讖准其犯狀合寘嚴刑爲其已死特免籍沒者緣有功議遂免破家推事使顧仲琰奏稱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僞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緣坐奉勅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案律謀反者斬處斬本爲身存身亾卽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爲因佗犯法已法例是因所緣之人先亾所因之罪合減合減止於徒坐徒坐類會鴻恩今日却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捨勅遣戮屍除非此塗理絕言象伏准逆人獨孤

敬同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歿不許推尋未敢比附勅文但欲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容沒官申覆依有功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沒官者三數百家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里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玄淑里正無得人戶緣祖紛爭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喚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叶契無謀天契口語口陳卽以實論頗亦以苛酷槍擗元無影響星文李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

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流三千里疏云口陳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寃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是使推請從鄙見如將未允終須重推錄奏勅依得使宗君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奏勅依會勅免卸史郭弘霸奏宕州刺史皇甫懷節爲芳刑司倉薛璟所告稱共當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斬籍沒者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宕州分竹爰因羗叛奉使討除暫見思徵屏人共語卽疑懷節與徵同謀同謀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旣無狀謀又無由

思徵伏誅一無牽引薛璟陷辟方始告言璟元共徵同情節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璟合知徵在不知語由徵死誰明反狀寧有比州刺史奉勅討羗白日入州官人參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卽平章反謀察獄以情未聞此理羗走出界無賊可擊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爲此放散例將爲反節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却放非謀之狀於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鞫無反爲發兵遲斷爲官當赦總免推事使左臺監察御史盧僊奏稱告事人問趙推之得疑唐子產與推之手書狀遣告長孫仲宣實

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產得疑與推之手狀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搶頭謀反是實其長孫仲宣是子產親舅爲子產先與三舅庶幾妾成蹊私通仲宣既知卽罵辱子產爲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告謀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告令人告事虛應反坐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爲首推之告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武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產手狀卽告於子產引虛自是子產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決正斷奏聞者有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產處得奉勅勘當且狀是誣付法科繩已斷處斬奏盡臨決

恩旨遣停聖上爲子產引虛則將奏之枉死但令教
告事律者正文告者爲首教者爲從若其事虛受責
推之合當重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產纔霑薄賞律開
此制本防避罪爭功在於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勅
依奏

唐臨高宗永徽初爲御史大夫華州刺史蕭齡之坐
前任廣州都督受賊詔文武百官議其罪皆請處置
以勵貪汙帝將從之臨奏曰齡之受委太藩賊罪狼
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旣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
惟議事之官未盡議刑本意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

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制特議法王族刑於隱者所
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
緩刑非爲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多於刑法之
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臣旣處
法官敢不以聞乃下詔曰華州刺史蕭齡之粵以嘗
才累叨非據入參九列出總六條番禺重鎮控攝遐
遠心如谿壑聚斂無厭不憚典章唯利是視豪門富
室必與交通受納金銀二千餘兩乞取奴婢一十九
人赦後之贓數猶極廣群僚議罪請處極刑奏決再
三卽合從戮但人命至重每存審慎又其驅策自久

桑榆漸迫諸子號咷伏闕求恩哀矜之心發自懷抱
宜免腰領之誅投身瘴癘之地可除名配流嶺南遠
處庶存鑒誠頒示天下

李乾祐永徽初爲御史大夫奏言鄭州人鄭宣道先
娉少府監主簿李玄乂妹爲妻玄乂妹卽宣道堂姨
玄乂先雖許其姻媾後以法無此禁判許成親何則
同堂姨坐雖無服紀旣稱從母何得爲婚名教所非
人倫共棄古人正名遠別後代違道任情將恐乎人
浸以成俗然後屬無服而尊卑不可婚者非止一條
請付群官詳議可否左衛大將軍紀王慎等議父之

姨及堂姨母之姑姨及堂姑姨父母之姑舅姊妹女
壻姊妹堂外甥雖並外姻元服請不爲婚詔從之仍
令著於律令

杜景佺則天聖歷中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
事時契丹入寇河北諸州多陷賊中及事定河內王
武懿宗將盡論其罪景佺以爲皆是驅逼非其本心
請悉原之則天竟從景佺議

桓彥範長安末爲司刑少卿時內史李嶠等奏稱往
蜀革命之時人多逆節鞫訊決斷刑獄至嚴刻薄之
吏恣行酷法其周興兵勩來俊臣所劾破家者並請

雪免彥範又奏請自文明元年已後得罪人除楊豫
博三州及諸謀逆魁首一切赦之表疏前後十奏辭
旨激切至是方見允納

韓思復睿宗景雲中爲給事中大理奏汝州刺史嚴
善思與逆人重福通謀君親無將合從極法會赦免
又勅召善思旋即應命陛下見之日遂不具陳唯奏
望有兵氣其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駁議曰嚴
善思往在先朝屬帝氏擅內侍寵宮掖謀危宗社善
思此時遂能先見因請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
登宸極雖交重福謀陷帝氏及其謂見猶不奏聞將

此包藏行從極法且勅追善思書至便發向懷逆節
寧卽奔命而來此而可宥惟刑是恤制付議者多請
寬之有司猶不從奏斷絞刑思復又駁奏請從衆議
帝從之放于嶺表初帝在藩善思爲相府長史姚元
之曰相王必有天下公善保護及譙王重福自隨州
移于均州有命便於汝州入謁善心時爲刺史又言
重福當爲天子因得通謀洎元之入輔奏前事召見
將拜官焉而重福敗善思乃下獄

王駿爲殿中侍御史朔方軍元師魏元忠討賊失利
歸罪於副將韓思忠奏請誅之駿以思忠旣是偏裨

制不由已又勇智可惜不可獨殺非辜乃庭議爭之
思忠竟免

張說為兵部尚書玄宗開元十年十月前廣州都督
裴仙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說進曰臣聞
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
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
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
在焉今仙先既不可輕豈可決罰帝然其言

嘉貞不
說退而

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
長據君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
為仙先乃為天下
下士君子也

李峴肅宗至德中為御史大夫時中丞崔器性刻樂
禍陰恐寘恩又希旨深文奏陷賊官云反逆從者據
律並合處死帝初收復欲懲勸天下以為器議是峴
執之曰夫事有首從情有輕重若一槩處死恐非陛
下含洪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且胡羯亂嘗狂寇
凌據二京全陷萬乘南巡各顧其生衣冠蕩覆或陞
下親戚勲舊子孫責之以死恐乖仁恕昔者明王用
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况河北殘寇今尚未平苟容
漏網適開自新之路若盡行誅是堅叛逆之心誰人
更肯歸順因獸猶鬪况數萬人乎崔器呂諲皆守文

之吏不識大體殊無變通廷議累日方從峴奏陳希烈已下定六等科罪斬於獨柳樹次杖刑決殺於京兆府門自盡於大理寺流於嶺南遠惡處及貶有三等後蕭華自相州賊中歸順闕廷授尚書右丞亦奏賊仕賊官等重爲安慶緒所驅至相州初聞廣平王奉宣恩命陳希烈下並放之皆相顧曰我等國家見待如此悔恨至此其何可言及器問議刑衆恨乃息帝曰朕幾爲崔器所誤

嚴郢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時御史臺奏天下斷獄一切謂待讞報以正刑名唯除殺人罪當自徒已下

結竟者並徒置邊州郢駁奏曰臣伏以徒置邊州者流之異名流罪者有三等一例移配或恐未當其死罪除殺人之外有十惡重罪造僞刻印并主典僞印及強盜光火等若一切免死徒邊卽於法太輕不足懲戒其徒罪條目至多或鬪毆爭競小有傷損或夫妻離異不犯義絕或養男別姓或立嫡違式或私行度關或相冒合戶如此之類不可悉數令一切徒邊與十惡造僞同等卽輕重懸殊又准刑部格京城縣雜愆犯百端觸網陷刑徒罪偏廣若皆送覆繫滯實多其徒已下罪非除免官當及勅杖者宜准外州例

州縣量事處分今若天下徒罪悉申所司皆從讞報
法司斷結准式有程州縣禁囚動盈千百計天下每
月徒配必不啻五六千人此則百姓動罹刑章紊撓
又邊州及近邊犯死及徒流者復何以處之伏請下
刪定使詳覆然後施行從之

王播爲刑部侍郎憲宗元和八年正月奏天德軍五
城及諸邊城配流人等臣竊見配流人每逢赦恩悉
得歸還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稱要防邊遂令
歿身終無歸日臣又見比年邊域所配流者多是胥
徒小吏或是闖毆輕刑據罪可原在邊無益伏請自

今已後流人及先流人等准長流格例滿六年後並
許放還所冀抵法者足以悛懲滿歲者絕其愁怨從
之十一月又奏准本年九月十七日勅自今已後兩
京及關內河東河南河北淮南河東西等道州府犯
罪繫囚除大逆及下手殺人外其餘應入死罪者委
所任官長審量事狀但情非巨蠹並免死配流天德
五刑諸鎮臣謹言勅文除大逆下手殺人外餘入死
罪科目至多若不舉其條流或慮中外處斷不一今
請犯十惡及故殺鬪謀劫私鑄錢造僞并京兆界持
杖強盜不論並依律文及前後格勅處分自餘死刑

卽請准今勅減死配隸天德伍城有妻者仍准式勒隨流人其父祖子孫欲隨去者任去從之自九月減死配流之令而京師多盜府縣不能督捕及有是奏而盜稍定

韓愈元和中爲職方員外郎時富平縣人梁悅爲父報仇斫殺秦果自投縣請罪勅復讐之人固有彛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殉節本無求生之心寧失不經特從減死之法宜決一百配流循州愈獻議曰伏奉今日五日勅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

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督省集議問奏者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於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設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律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議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

也此百姓之相讐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
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
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
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
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
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爲復讐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
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吏所
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
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
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
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
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
經律無失其指矣疏奏不從

盧坦爲庫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李錡反有
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嘗爲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
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以
錡叛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墓五戶以備
洒掃

蔣乂元和中爲兵部郎中時李錡旣誅詔削一房屬
籍宰臣召人問曰一房自大功可乎乂曰大功者錡

從父之昆弟其祖神通高又陪陵配享今以裔孫之惡而忘其崇勲不可復問曰自暮可乎對曰暮者錡之昆弟其父若幽身死王事今以錡故連坐亦未可也宰相盡用其言故錡之罪唯及息室女而已

孫革穆宗長慶初爲刑部員外郎時京兆府雲陽縣力人張莅欠羽林官騎康憲錢米憲徵之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絕憲男買德年十四將救其父以莅角觝力人不敢搗解遂持木鍾擊莅之首見血後三日致死者准律父爲人所毆子往救擊其人折傷減凡鬪三等至死者依嘗律卽買德救父雖是性孝非暴擊

張莅是切非克以髫髻之歲正父子之親若非聖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以權之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周書所訓諸罰有權今買德生被皇風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聖慈職當讞刑合分善惡先其事由陳奏伏冀賜下中書門下商量勅旨康買德尚在童年得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從沉命之科失原情之義宜付法司減死罪一等處分

楊嗣復長慶中爲中書舍人時東川觀察使奏遂寧縣令龐驥犯贓事大理以法論嗣復等叅酌曰龐驥

贓貨之數爲錢肆百餘千其間大半是枉法據職定罪合處極刑雖經赦恩不在原免伏以近日贓吏皆蒙小有矜寬類例之間慮須貸死勅長史犯贓其數不少縱寬刑曲難免鞭笞但以近逢鴻恩人思減等雖節文不在免於情理亦要哀矜龐驥量除名流溪州其贓付所司准法

裴潏長慶中爲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杖殺百姓柏公成母法官以公成母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便以父蔭贖罪徵銅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母死不聞公府法官等以經恩免罪潏議曰典刑者公

也在官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爲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母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均於嘗典柏公成取貨於讐利母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

柳公綽長慶中爲刑部尚書京兆人有姑以小過鞭其婦至死府上其獄郎中竇某

史失其名

斷以償死公綽

口尊毆卑非闕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竟從公綽所議

張丹爲愛州刺史太和中刑部奏據大理寺申准詳斷安南經畧使韓約奏丹犯賊并欲謀惡事已准法處置訖者伏以追攝禁勘卽是制因不合專擅處置奉三月十九日勅宜付所司速詳斷聞奏今據寺申據律文反逆謀叛各有本條並無欲謀惡事之科又准律以賊入罪者除正賊見在流死勿徵據罪先勅張丹通款估納家資然後就刑慮涉情故又張丹男宗禮宗智等年皆幼弱張丹雖徵愛州雖遠且嘗領郡則謂御恩縱合重繩須候勅命旣歸法寺必在正名尚輕荒服之刑是棄遠人之命伏以聖朝以德爲理以惠澤愛人每議典刑必行寬宥豈使一夫不獲吞恨九泉伏請聞奏推覆方可詳斷所冀事狀明白法令施行勅詳覆格律旣在疑文其張丹男宗禮宗智等並釋放賊錢已別有處分其江陵莊宅等勅却還張宗禮等

宇文鼎大和中爲御史中丞奏當司前後推覆造僞出身文書賣官并造僞印行用等因張壽劉建胡伯忠犯罪並在太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息赦前准刑部大理寺詳斷悉處極刑准斷獄律赦前斷罪不當者若處輕爲重宜改從輕處重爲輕卽依輕法者臣

以前件因等雖抵極法悉經殊恩或自赦文全生或因起請減等伏緣俱引霈澤累陳訴詞若非得中恐未服罪昨者一與一奪事關起請既生又死稍覺二三如臣所見伏請赦書以前犯者特許減論赦書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庶使後無僥倖令絕披陳勅張壽胡伯忠劉建等宜准元勅處分

放侑爲鄆州觀察使時濮州錄事參軍崔元武坐賊決六十配流賀州侑以元武或託公事被罰取於五縣人吏率欽州縣官科錢或以私馬擡估納官計絹一百二十疋大理寺斷三犯以重者論抵以中輕者爲重止合削官三任侑復奏以官法不及法律三犯不同卽坐其所重元武所犯枉法取受准律枉法十五匹以上絞律疏云卽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據元武所犯合當入處絞刑疏奏崔元武遂依刑部元斷先是御史大夫溫造彈奏侑居天下不由勅旨賦歛百姓卽詔庾承宣代之及奏論崔元武文宗嘉侑之守法翌日詔徵侑爲刑部尚書

陳商武宗會昌中爲刑部郎中勅以劉從諫妻裴氏合誅與不誅商議曰臣等徵諸古典周禮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檉漢律云妻子沒爲奴

婢鍾繇曰自古帝王罪及妻子又晉朝議在室之女
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隨夫家之罰謹按奴婢舂藁
罪罰之類各則爲重而非罪刑故法律明文古今通
議夫子有罪母妻無誅死之制然事出一時法內情
斷帝王刑辟豈在一途昔少卿降虜漢武誅其母玄
宗時安慶宗妻榮義郡主夫以逆誅主亦賜死此則
是夫子有罪母妻不捨之例臣等伏以從諫犬羊狼
戾蛇豕竟殘抱逆節於明時遺禍胎於孽子裴氏爲
惡有素爲姦已感分衣以固其入心申令以安其並
志在於國典情實難容臣等參議宜從重典從之

劉三復爲刑部侍郎時朝議以從諫妻裴氏裴問之
妹欲原之法司定罪以劉禛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
將校妻子泣告以固逆謀三復覆奏曰劉從諫包藏
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言
語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
誅而死後已從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
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顛越不恭我
則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則阿
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况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
狀非一劉禛年旣幼小逆節未深裴爲母氏固宜誠

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禍福之原必與梟首全革而乃激厲克黨膠固叛心廣招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群情遂使叛黨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親弟也有罪而且除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况裴問之功効安能赦朝廷之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况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准法從之

李朋爲刑部員外郎宣示大中六年閏七月奉勅應犯贓人其平贓定估等准名律例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土絹估律疏議曰贓謂罪人所取之贓皆平其價直准犯處當時土絹之價依令每月旬別立三等估其贓平所犯旬估定罪所取犯月旬土絹之價假有蒲州盜鹽雋州事發鹽已費使依令懸平卽取蒲州中估之鹽准蒲州土絹之價於雋州決斷之縱有賣價貴賤所估不同亦依估爲定從之十月中書門下奏准勅應犯贓人立平贓定估等奉問七月三日勅旨刑部奏頗叶中道宜依仍編入令格

者臣等今商量伏以京邑元無土絹市中所貨皆是
外州將到若據律處當處絹價定贓平估卽京師當
處之絹若取河南一千一百價絹卽見在市肆又無
此實估將行新勅須立定規今京中市肆所貨諸府
絹估各有等差但據罪人所犯贓如是見在絹及金
銀雜物等一事已上並請取京時價估定如結贓卽
在京諸府土絹上價實估結計如罪人所取已費使
及不記得當時州土色目卽請便取雜州土絹市肆
所貨實價中估平結計贓准前取諸州府土絹上估
實價定罪伏以京中諸州府絹價逐旬移改貴賤不

定前使推獄每度臨時估定贓絹卽罪人性命所繫
抄忽校吏因茲得以上下令責兩市絹牙人侯建武
等狀京城元不出土絹所貨者諸州土縣果閩州絹
最貴每疋九百五十文上至五十尺下至四十五尺
其次宋亳州土絹估每疋九百文實估價其河南土
絹價亦無一千實估今以果閩州絹尺每與尋常絹
不同已次校貴于宋亳州上縣伏請永爲定例其外
州府比者雖准律文取當處上估絹或有不出土絹
縱有出處亦慮結獄之時須有勘估因其貴賤便生
異端或以諸州府絹價除果閩州絹外別無貴於宋

亳州上估絹者則外州府不計有土絹及無土絹處並請一例取宋亳州土絹估每疋九百文結計如所取得絹以賣使及不記得色目卽請取犯處市肆見貨當取中估絹價平之如不出絹處亦請以當處見貨雜州中估價平之庶使推劾有准斷讞無疑官吏既難舞文中外自須畫一從之十二月又奏准名例律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已下各勿論疏云謂在本任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者謂事發未結斷問便卽去任職此三事犯公罪流已下勿論又准會昌五年正月三日勅文據律文已

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論公罪之條情有輕重苟涉欺詐豈得勿論向後公罪有請狀難恕並不在勿論之限今伏詳勿論之理者實啓倖門勅律所標科條未具伏見近日已來頗有長吏在官無政被人告論醜迹已達於聖聰苛政又布于人口降制使案劾並已伏愆下法司參詳卽云去任縱有重罪盡得勿論此乃徒致推窮何懲姦濫且當官犯罪事迹已彰旣令推勘自合停替前同去任實有等差伏請自今已後應在官犯罪事發因而去任不論公罪私罪一切准勅律科刑不在勿論之限其去任事發者公罪流

已下卽望許引勿論之科其有事涉欺詐情理難恕者請法司詳斷之時審詳事狀如涉此色准會昌元年正月三日勅文並不在勿論之限從之

後唐李愚仕梁爲崇政院學士貞明中道事舍人李雷備夫毆備舍人致死法司按律罪在李雷愚曰李雷手不闢毆備夫毆之致死安得坐其主耶以是忤旨

李殷夢爲刑部員外郎天成二年七月洛州平恩縣百姓高弘超其父暉爲鄉人正感所殺後陝亦以報之遂攜其首自陳大理寺以故殺論殷夢覆曰伏以

據亦殺人按律處死投獄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遂復讐因不遜法載天罔愧視死如歸歷代已來多貸命長慶二年有康買得父憲爲力人張莅乘醉拉憲氣息將絕買德年十四以木錚擊莅後三日致死勅旨康買德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沉命之科恐失度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悅殺父之讐投縣請罪勅旨復讐殺人固有彙典以其中寬請罪自詣公門發於天性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方今明時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須歸極法實慮未契鴻慈奉

勅忠孝之道乃治國之大柄典刑之要在誅意之深
文差若毫釐繫之理道昔紀信替主赴難何青史之
永刊今高弘超為報父冤即丹書之不尚人倫至孝
法網宜矜減死一等

晉天福三年七月晉州民曹繼勳訴男蒲籍與王興
哥因里俗戲擲磚子誤觸破頭上辜限內因風致卒
准律合決重杖處死者刑部詳奏云王興哥情非巨
蠱年乃童蒙滿籍死既因風本州勘須有據雖執毆
傷之律自有嘗刪當逢欽恤之朝寧無宥過尋有勅
減死一等徵銅一百斤

漢張仁瑑為左庶子乾祐二年十二月鄧州節度判
官史在德棄市以其誤斷民崔彥等八人犯牛皮禁
罪皆至死刑故也時朝廷方務積甲故牛革之禁甚
峻先是潞州長子縣民犯鞵底二殺數人在德援例
以斷之節度使劉重進以崔彥將牛皮漢高廟冒鼓
曾於本鎮申明其與故犯不同改杖放之在德固爭
因而上言朝廷命使案覆在德以矢入伏辜時樞密
使楊邠以法寺覺縱乃召仁瑑讞之仁瑑讞上以大
理寺所斷即依律文凡斷罪合取最後勅為定詳編
勅云官典鞠獄狂濫或經臺授執勘問不虛元推官

典並當誅罰又嘗有忻州法掾郭業故人張仁安一人死罪合當誅罰處分今在德故入八人罪法寺不援後勅准據律文今以郭業比附在德合處極典大理聞是讞又引晉朝後勅云今後不得以斷郭業勅內誅罰二字為用並須依格律斷獄時宰臣蘇逢吉見之言於楊頒不能正竟決杖死之

冊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刑法部

守法

正直

守法

刑不可變天下之平也守之勿失有司之職也自非探情而閱實舉要以蔽罪又何以致刑無頗類而人皆厭伏哉若乃時主之意有所輕重不循三尺之制

將紊一代之訓而能辯析是非究論曲直確然固守
毅然無撓南面之貴爲霽於嚴威金科之文克遵於
中典法當其罪下以不寬茲所謂能守其官不解於
位者矣至有知過而引咎縱父以受刑斯又積忠恕
於心術著明慎於官次舍生取義守死無苟者焉

李離晉人文公時爲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
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
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
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
子則自爲以有罪寡人亦有罪耶李離曰理有法失
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故使爲理今
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仗劍而死

石奢楚人爲人公正好直昭王使爲理於是廷有殺
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還反於廷曰殺人者臣之
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施罪廢法
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鉄鑕曰命在君君曰追
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
父非孝也不行君法不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赦
之上之患也臣不敢失法下之義也遂不去鉄鑕刎
頸而死於廷中

漢張釋之文帝時為廷尉帝行出中渭橋在渭橋中路有

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屬委

也釋之治問曰縣人來長安縣人也聞蹕匿橋下久以為

行過言天子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

几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當謂處其罪也當罰金帝怒曰此人親驚吾

馬馬賴和柔令佗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

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共公也公謂不私也今

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時其上使使

誅之則已言初獲此人天子即令誅之其事即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

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錯其

手足安焉也惟陛下察之帝良久曰廷尉當是也其

後人有盜高廟坐前玉環得得者盜環之人為吏所捕得也帝怒下

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當弃市帝大怒曰

人亾道廼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

法奏之法謂皆法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

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俱死罪也盜玉環下若盜長陵上之逆然

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

愚民取長陵一杯土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杯謂手掬之也不悉言毀徹故止云

取土耳陛下其何以加其法乎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

廷尉

張湯武帝時為廷尉伍被與淮南王謀反後請吏自告蹤跡如此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欲勿誅湯進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無赦遂誅被又嚴助與淮南王相結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帝薄其罪欲勿誅以其過為輕小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闈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因弃市

後漢郭躬明帝時辟公府以明法律召入議法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嘗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

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子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遷躬廷尉正魏高柔文帝時為廷尉時帝以宿嫌欲枉法誅治書執法鮑勛而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遂召柔詣臺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考掠勛勛死乃遣柔還寺又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功曹張京請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上請告者名

帝大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送龜廷尉便當
考掠何復請告者主名吾豈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
下之平也安得以至尊喜怒毀法乎重復爲奏辭指
深切帝意寤乃下京名卽還訊各當其罪又公孫淵
兄晃爲叔父恭任內侍先淵未反數陳其變及淵謀
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
歟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
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
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寬司馬牛之憂
神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
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
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
帝不聽因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不坐賜以棺衣
殯殮於宅

王觀明帝時爲治書侍御史帝幸許昌觀典行臺獄
時多有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晉杜友爲廷尉時趙王倫坐使散騎將劉緝買主所
將盜御裘友正緝弃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
重屬親不可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
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嘗蔽

不語吏與緝同罪當以親貴議減不得關而不論宜自於一時法中如友所正帝是毅駁然以論親故下詔赦之

王彪之爲廷尉時永嘉太守謝毅赦後殺郡人周矯矯從兄球詣州訴寬楊州刺史殷浩遣從事收毅付廷尉彪之以球爲獄主身無王爵非廷尉所科不肯受與州相反覆穆帝發詔令受之覆之彪又上疏執據時人比之張釋之

後魏游肇爲廷尉宣武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是令臣曲筆也執其意如此

袁翻爲廷尉少卿時侯剛爲左衛將軍尚衣典御坐掠殺試射羽林爲御史中尉元正所彈廷尉處剛大辟尚書令任城王澄爲之言於靈太后侯剛歷任前朝事有可取纖芥之疵未宜便致於法靈太后乃引見廷尉卿裴延雋及翻於宣光殿問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律文不坐卿處其大辟竟何所依翻對曰按律邂逅不坐者謂情理已露而隱避不引必須箠取其疑言謂過箠以理之類至於此人問則其首正宜依犯結案不應橫加箠撲兼剛口唱打殺搃

築非理本有殺心是非邂逅處之大辟未乖憲典太后曰卿等且還當別有判於是令曰廷尉執處侯剛於法如猛剛既意在爲公未宜便依所執但輕勦人命無理全捨可削封三百戶解尚衣典御

隋劉行本開皇中爲黃門侍郎領治書侍御史雍州別駕元肇言於高祖曰有一州吏受人饋錢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車之始與爲約此吏故違請加徒一年行本駁之曰律令之行並發明詔與民約束令肇乃敢重其教命輕忽憲章欲申已言之必行志朝廷之大信虧法取信非人臣之禮帝嘉之賜絹百疋

趙綽爲大理少卿故陳將蕭摩訶其子世畧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畧年未二十亦何能爲以其名將之子爲人所逼耳因赦摩阿綽固諫不可帝不能奪欲綽去而赦因命綽退食綽曰臣奏獄未決不敢退朝帝曰大理其爲朕特放摩訶也因命左右釋之刑部侍郎辛亶嘗衣緋禪俗云利於官帝以爲厭蠱將斬之綽曰據法不當死臣不敢奉詔帝怒甚謂綽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僕射高穎將綽斬之綽曰陛下寧可殺臣不得殺辛亶至朝堂解衣

當斬帝使人謂綽曰竟何如對曰執法一心不敢惜死帝拂衣而入良久乃釋之明日綽謝勞勉之賜物三百段時帝禁行惡錢有二人在市以惡錢易好者武侯執以聞帝令悉斬之綽進諫曰此人坐當杖殺之非法帝曰不關卿事綽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與殺人豈得不關臣事帝曰撼大木不動者當退對曰臣望感天心何論動木帝復曰啜羹者熱則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益前訶之不肯退帝遂入治書侍御史柳彧復上奏切諫帝乃止

陳孝意煬帝大業初爲魯郡司法書佐郡內號爲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源師爲大理少卿煬帝在顯仁宮勅宮外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主帥私令衛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據律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難恕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旣付有司義歸嘗典脫宿衛近侍者更有此犯將何以加之帝乃止唐李素立武德初爲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洪業遐荒尙阻柰

何輦轂之下便弃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帝從之

蕭鈞爲諫議大夫時太嘗樂工宋四通等爲官人通傳信物高祖特令處盡仍遣附律鈞上疏言四通等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手詔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官闈之禁豈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永鑒不謂今茲自彰其過其溺憲章想非濫也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席朱楹與旌折檻今乃喜得其言特免四通等死遠處配流

載胃太宗貞觀初爲大理少卿時吏部尚書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于東上閣尚書左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爲誤罰銅二十斤胃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准律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舩誤不如法者皆死良以尊極之所不容有誤陛下若錄其功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中帝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忌國之親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帝初從德彝之議胃又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爲情一也而生死頓懸敢以固請帝嘉之因免校尉之罪時朝廷盛開選舉

或有詐僞者事洩冒處法斷流以奏之帝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冒曰陛下當卽殺之非臣所及也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欲守法而令朕失信固爭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言者當喜怒之所發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恐小忿而存大信也帝悅而言曰法有不可公能正之朕何憂也李乾祐爲殿中侍御史時有郇令裴仁軌私後門夫太宗欲斬之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判之於上率上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便乖畫一之理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臣忝憲司不敢奉制帝意解仁軌竟免罪

帝挺爲太嘗卿攝刑部尚書時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挺奏稱仲文所犯正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太宗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吳法良亦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咸斷處斬今仲文稱妖乃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太宗謂

亮曰日者帝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朕時恠其所執不爲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尚亮默然再拜就列太宗目之曰爾無恨色我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以妖言

崔敦禮爲兵部侍郎高宗永徽四年二月司徒荆王元景司徒吳王恪房州刺史駙馬都尉房遺愛寧州刺史駙馬都尉柴令武等坐謀反遺愛萬徹令武並斬元景及恪遺愛妻高陽公主令武妻巴陵公主並賜死上引遺愛謂曰與鄉親故何恨遂欲謀反遺愛

奏曰臣包藏姦慝誠合誅夷但臣告吳王恪與以贖罪竊見貞觀中紇于承基游文芝並與侯君集劉蘭同謀不軌於後承基告君集文芝告劉蘭並全首領更加官爵帝曰卿承籍緒餘身尚公主豈比承基等且告吳王反事無乃晚乎遺愛遂伏罪帝因泣謂侍臣曰朕兄弟不多荆王是朕長叔吳王是朕兄雖犯國經欲就公等乞叔及兄姊等命敦禮進曰昔周公誅管蔡漢景夷七國至於孝昭之時燕王蓋主謀逆皆正刑典此乃前事不遠陛下豈可屈法申恩乃從之

段寶玄爲大理卿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劉文
器坐妄說圖讖情有窺窬特免死流配峯州高宗手
詔示百僚曰窺窬圖讖必以亾身滅族斯皆先賢設
教歷代舊章今文器乃與妖人往還虛占禍福矯託
天命包藏逆心非意自彰以歸嚴憲今屈法免死者
由朕寡德所致故也去春遺愛等逆起於前今冬文
器禍彰於後一歲之內再有此釁朕宵興自思非無
深愧御史大夫長孫祥與寶玄奏言劉文器苞藏禍
心罪合極法天恩寬貸特免其罪臣聞君親無將將
而必誅此法歷代嘗行文器不可縱捨臣等忝是法
司敢以死請帝曰卿等執奏誠知守法朕恕其性命
不敢二三竟赦之

狄仁傑爲大理丞上元二年九月左威衛大將軍權
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爲斫昭陵栢木大理
奏官減死外並除名帝特令殺之仁傑執奏稱罪不
當死帝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栢是我孝必須殺
之仁傑又執奏帝作色令出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
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然居桀紂之時則
難堯舜之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
漢文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諍罪止棄市魏文

將徒其人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
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臣恐瞋目之
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
死罪且有等差豈有犯非極刑卽令賜死法旣無常
則萬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爲
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杯上陛下何以加之今陛
下以昭陵一株栢殺二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爲何
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恐陷陛下於不道帝
意稍解皇太子又抗疏善才等嘗預藩僚先經驅策
期於資貸帝從之善才竟免死除名懷義配流桂州

昭陵令孔禎以不能簡察免官經數日擢仁傑爲侍
御史

徐弘敏字有功延載初爲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
同告貴鄉縣尉徐餘慶與博州刺史虺冲同反餘慶
博州人冲先放粟債於貴鄉百姓遣鄉人歛索訖餘
慶爲徵所徵得錢冲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啓疏
於冲直敘寒溫并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
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
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慶爲市遂奏慶共冲同謀反
曹斷緣會永昌赦稱其與虺貞同惡魁首並以伏誅

其支黨未發者特從原放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
御史魏文忠奏顏餘慶爲冲徵債叶契寃謀又通書
啓卽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勅依有功執奏曰
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足以謝愆汚其宮寧
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共虺冲交涉爲冲理債
違勅是情於冲致書在反爲驗旣屬永昌恩赦在慶
罪卽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曰其與虺貞等同惡徒
黨魁首旣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從赦原謹詳
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曰穢厥渠魁名例律
曰造意爲魁首卽其帥首乃元謀魁帥首謀已露者

旣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從原宥伏誅旣標並
字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卽爲支黨必
其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亾亦應登
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追捕之流將
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爲支黨况非嘗之恩千載空遇
莫大之罪萬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坐
之伍更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
今赦而復罪卽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
惟聖朝伏當不爾餘慶請依後斷爲支黨處流有功
具奏太后大怒按聲謂有功曰若爲與作魁首有功

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元謀太后又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虺冲敗日並合伏誅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勅徵債與虺冲買弓買箭何爲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違勅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收不相關太后又謂曰二月內與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又對曰所通之書據狀是寒溫其書搜簡不獲餘慶先經奏訖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更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是支黨奏來當時百寮供奉及仗衛有二三百人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動奏對無差人皆伏其膽力而不撓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千百家嘗於殿庭論奏曲直武后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後爲侍御史潤州刺史竇孝謹妻麗氏爲奴誣告云夜解髮祈福武后令給事中薛季昶鞫之斷成其罪麗氏坐斬有功執論麗氏坐不至死季昶又劾有功黨惡逆法同結刑有功當弃市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獨死諸人長不死邪乃徐起而歸

李朝隱玄宗開元中爲大理卿冀州武強縣令裴景
仙犯乞取贓五千疋事發帝大怒令集衆殺之朝隱
奏曰景仙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
寂往屬締構首叅元勳載初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
皆被夷惟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
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
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
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
者在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
千疋上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

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
隨人曲矜仙命射兇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
逆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嘗又景仙曾祖寂寔爲
元勳恩荷嘗數若寂勳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
何足稱者若赦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
遂決一百配流

竇叅代宗時爲大理司直時婺州刺史鄧佺坐贓入
十贖佺與執政有舊以會赦欲免徵贓詔百寮於尚
書省雜議議者多希執政意叅獨堅執正之於法竟
徵贓

牛僧孺為御史中丞穆宗長慶中宿州刺史李真臣坐賊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帝面諭之曰直臣事雖憊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法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祿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姦雄正為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嘉其守法面賜金章紫綬

晉張仁愿開運初再為大理卿嘗以開州刺史王澈犯賊朝廷以澈功臣之子欲宥之仁愿累執奏不後竟遣伏法議者賞之

正直

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况夫簡孚庶獄審克九刑成震曜之威當明慎之職固宜謹奉彝憲舉正爰書絕去兩端循用三尺靡放於寵罔私於親犯逆鱗而不同蹈危機而弗顧使丹筆絕誤書之罪棘木無夜哭之冤傳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其是之謂乎

晉叔向刑侯與雍子爭鄙田刑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

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

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

刑侯蔽斷也刑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

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

曰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刑侯專殺其罪一

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貪以敗官為墨墨不紫之稱也

殺人不忘為賊也思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逆書三者皆死刑臯

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

後漢傅賢為廷尉素廉正自掌法官門無賓客公卿

宴會要請不往

魏滿寵山陽人太祖辟署西曹屬為許令故太尉楊

彪收赴縣獄尚書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

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

司馬岐為廷尉時大將軍曹爽專權尚書何晏鄧

等為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廷指考繫廷尉賜訊

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既

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

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久

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暮而卒

晉顧榮字彥先遷廷尉平時趙王倫誅淮南王允

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不宜廣濫倫意解賴

榮濟者甚眾

後魏崔振為廷尉少卿河內太守陸琇與咸陽王禧

同謀為逆禧敗事發振窮治之時瑋內外親黨及當朝貴要咸為之言振研覆切至終無縱緩遂斃之於獄其奉法如此

崔光韶為廷尉卿時秘書監祖瑩以賊罪被劾光韶必欲致之重法太尉城陽王徽尚書令臨濮王彥更部尚書李神攜侍中李彧並勢望當時為瑩救光韶正色曰朝賢執事於舜之功未聞有一如何反罪人言乎其執意不回如此

張藩為內都大官參決庶獄私謂不行號為公正

隋薛瓘為刑部尚書時左僕射高穎稍被踈忌後王

世勣之誅也穎事與相連文帝因此欲成穎罪得明害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

唐載胄為大理少卿前後犯顏執法者數矣劉德威

授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

德威奏言誠在至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

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

則無辜失出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非有

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致耳陛下但捨所急則寧失不

經復行於今日矣太宗深然之

桓彥範為司刑少卿凡所奏議若逢人主詰責則辭

色無渝爭之逾厲又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

崔日昇玄暉之弟玄暉爲鸞臺侍郎平章事日昇爲司刑少卿則天季年宋景劾奏張昌宗謀爲不軌玄暉亦屢有讜言則天乃令法司正斷其罪日昇玄暉請寘以大辟其兄弟守正如此

李日知天授中爲司刑丞時用法嚴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嘗免一死囚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回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路日知答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徐有功爲司刑丞嘗於殿庭論奏曲直則天慚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後爲司刑少卿嘗謂所親曰今既躬爲大理人命所懸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故前後爲獄官以諫奏枉誅者三經斷死而堅志不渝以殺身成仁不以夷險易操故天下聞之者欣欣然談之不容於口或曰養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王正雅文宗時爲大理卿會宋申錫事起獄自內出無支證可驗當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勢在庭

雖宰相已下無能以顯言辨其事者惟正雅與京兆尹崔瑄上疏言宜得告事者考驗其辭狀以聞由是獄稍辯以瑄與正雅挺然申理也中外翕然推重及卒時論惜之

後唐李愚仕梁爲左拾遺晉州節度使華溫琪在任違法籍民家財入己其家訟于朝制使劾之伏罪梁主以先朝草昧之臣不悉加法愚按其罪

晉呂琦爲駕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會河陽帑吏竊財事發詔軍巡院鞠之時軍巡使尹訓怙勢納賂枉直相反俄有訴寃於闕下者詔琦按之旣驗其

姦乃上言請送尹訓之臺時權臣庇訓阻而不行琦連奏不已訓知其不免自殺於家其獄遂明蒙活者甚衆自是朝廷多琦之公立

李象遷文昌外郎詳刑定罪每不畏豪強人甚重之周李濤初仕晉爲刑部郎中少帝開運中抗表請理涇師張彥澤殺掌書記張式事忤旨左遷維陽令

劉延爲刑部郎中廣順三年九月同州節度使薛懷讓并子有光受夏陽縣民張廷徽獻送迫促判官劉震斷殺里人康重等其親屬訴寃臺司奏薛懷讓并子有光及隨幕判官軍將等並合追攝勘問太祖以

懷讓武臣位兼使相不欲責辱只令臺司據見勘到
 款占結案獄成上付大理寺詳斷劉震王廷誨並處
 死廷誨稱節度使薛懷讓已下未曾勘對劉震等
 各是偏詞伏候勅裁大祖覽之謂侍臣曰劉延所奏
 甚是公正懷讓既然不問劉震等宜與戒等故劉震
 王廷誨得以不死但決配焉

刑府元龜終

刑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刑法部

平允

平反

平允

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傳曰刑者側也側
 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是故惟明克
 允虞帝之申戒簡孚審克呂刑之有三代而下治

獄之吏乃其達欽恤之旨稽伏念之訓深懷仁恕務
遵寬大原人心以定法傳經義而立論悉其聰明致
其忠愛情得而勿喜罪疑而從輕無有適莫歸乎至
當故能使群議厭服刑章式敘上無枉撓之失民知
耻格之漸其於守官宿業不亦多乎故臯陶之淑問
流於雅頌張釋之為名臣稱於史氏何莫由斯也已
公甫為魯大夫孔子如衛人請曰公甫不能聽獄乎
子曰不知公甫之不能聽獄也公甫之聽獄也有罪
者懼無罪者耻民近禮矣

漢趙瑀為廷尉始條侯以瑀賊深及瑀為少府九卿
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瑀治加緩名為
平

杜延年為大將軍霍光軍司馬光持刑罰嚴延年輔
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
故吏侯史吳姓侯名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
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交雜同共

皆以為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迺
匿為隨者也言桑遷但隨生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

御史治實重其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
諍與反者身無殊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首匿

身為謀首而藏匿不與惡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

秦請覆治劾廷尉少縱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車千

秋女婿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即

召中二千石傳任會公車門議問吳法於法律之中

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眾

議光於是以千秋擢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外

謂外朝及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恐丞相坐之

為不道恐於法深詆誣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奸

言於下盡其素行也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至擅召

中二千石甚無狀無善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

帝用事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非有大故不可

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峻謂峭今丞相所議

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眾心群下謹譁庶

人私議疏言四布延年切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重尤難也以此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弃市而

不以及丞相終與相竟謂終丞相之延年論議持平

合和朝廷皆此類也

黃霸為河南丞為人明察內敏內敏言心又習文法

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眾為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

太守甚重之吏民愛敬焉自武帝末用法深切昭帝
立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傑等與燕王謀
作亂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
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名會宣帝即
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為
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于公為縣獄吏郡曹決獄平羅文法著于公所決皆
不恨羅也

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
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

民 言決罪皆當

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

孔光為廷尉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

後漢何敞六世祖比干武帝時為廷尉正與張湯同

時湯持法深而比干務仁恕數與湯爭雖不能盡得

然所濟活者以千數

郭躬父弘習小杜律 杜周武帝時為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亦明法律宣帝

時又為御史大夫 對父故言延年小 太守寇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至

三十年用法平諸為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

東海于公及躬為廷尉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

刑多依矜恕又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

事皆施行著于令

寒良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三府掾屬六考案
禁獄顏忠王平等辭連及隧卿侯耿建良陵侯臧信
獲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平相見
是時明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率一切陷入無
敢以情恕者良心傷其寃試以建等物色獨問忠平
而二人錯愕不能對良知其詐及上言建等無姦專
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乃召良入問
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良對曰忠平自知所
犯不道故多有虛引冀以自明帝曰卽如是四侯無

事何不早奏獄竟而久繫至今邪良對曰臣從
無事然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上帝怒罵
曰吏持兩端促提下左右方引去良曰願一言而死
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帝問曰誰與共爲良對曰臣
自知當必族滅不敢多汚染人誠冀陛下一覺悟而
已臣見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
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
連百又公卿朝會陛下問以得失皆長跪言舊制大
罪禍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
舍口雖不言而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寃無敢悟陛

下者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遣良出後二日
車駕自幸雒陽獄錄囚徒理出千餘人後平忠死獄
中良乃自繫會赦免官舉孝廉建中初章帝大會群
臣良前謝恩詔以良納忠先帝拜為易長
黃香和帝時為尚書令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遼等
所連及且千人香科別據奏全活甚眾每郡國疑罪
輒務求輕科愛惜人命每存憂濟

陳寵為司徒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
眾心及代郭躬為廷尉性仁矜及為理官數議疑獄
嘗親自為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
甚眾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

陳忠者寵之子也安帝時為尚書居三公曹

三公曹尚書主

知斷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初父寵在廷尉

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
法稍繁人不_地之忠畧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為決
事比以省請讞之敝又上除蠶室刑解賊吏三世禁
錮狂易殺人得減重情母子弟兄相代死聽赦所代
者事皆施行

虞輕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在寬恕每冬月上其
狀嘗流涕隨之

盛告字君達為廷尉性多哀憐視事十二年天下稱
有恩

張皓為廷尉雖非法家而番心刑斷數與尚書辦正
疑獄多以詳當見從

詳審而
平當也

傅賢為廷尉嘗垂念刑法務從輕比至斷獄遲迴流
泣在位四年治獄稱平

是雄字季高順帝時以明法律為廷尉斷獄平允

魏高柔為刺姦令史處法允當獄無留滯辟為丞相

倉曹屬

司馬芝為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疑女工

收以附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令賊物乞

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

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

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

王朗為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

以治獄見稱

蜀楊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

論法決疑號為平當

晉杜友初仕魏為侍御史母丘儉之誅黨與七百餘

人友治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

何曾魏末為司隸校尉時母丘儉誅子甸妻荀應坐死其族兄顓族父虞並景帝姻通共表魏帝以甸其命詔聽離婚荀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釗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辭詣曾乞恩曰芝繫在廷尉顧影知命計日被法乞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騰辭上議朝廷僉以為當遂改法

衛瓘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以情

趙至幽州三辟部從事斷久獄見稱精審

顧榮為廷尉正會趙王倫誅淮南王允收允寮屬付

廷尉皆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

庾峻為秘書丞時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待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

江統為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從輕

續咸脩陳杜律明達刑書懷帝永嘉中歷廷尉平東

安太守劉琨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沒石

勒勒以為理曹叅軍持法平詳審當時稱其清裕比

之于公

梁孔休源為建康獄正及辯折時罕寃人後有選人

為獄司者高祖嘗引休源以勵之

陳殷不害年十七仕梁為廷尉評不害長於故事兼

知府平允
卷之六十八
用
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

袁憲爲御史中丞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
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閑暇嘗爲上言之其所申理
者甚衆

後魏子栗磾大武時爲外都大官平刑折獄甚有聲
稱

唐和爲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歛獲實者甚
多世以是稱之

司馬文思爲廷尉卿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

匿其情

高允文成時爲中書侍郎遷中書令又遷監初真君
中以獄訟留滯始令中書以經義斷諸疑事允據律
評刑三十餘載內外稱平允以爲獄者民之命也嘗
嘆曰旱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亾劉頊之際英布黜
而王世經雖久猶有刑之餘豐况凡人能無咎乎

任城王澄孝文時嘗州刺史穆泰謀反推朔州刺史
陽平王頔爲主詔澄討之澄先遣治書李煥擒泰後
治窮其黨與罪人皆得鉅鹿公陸叡安樂侯元降等
百餘人皆獄禁具狀表聞孝文覽表大悅召集公卿

已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臣也尋其罪案
正復臯陶斷獄豈能過之顧謂咸陽王等曰汝等脫
當其處不能辯此車駕尋幸平城勞澄曰任城行深
淵遠寄對曰陛下威靈遠被罪人無所逃行臣何勞
之有引見逆徒無一人稱枉時人莫不歎之孝文顧
謂左右曰昔仲尼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然
聖人之聽訟殆非嘗人所匹必無訟今日見之矣
廣川王畧延興中為中都大官性明敏鞠獄稱平
呂羅漢大和中為內都大官聽訟折獄多得其情
游肇宣武時為廷尉卿兼御史中丞肇儒者動存名
教直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
恕

甄密東魏孝靜初為廷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

趙肅西魏文帝大統中為廷尉卿久在理官執心平
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慎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
此稱

楊敷恭帝時為廷尉少卿所斷之獄號稱平允

北齊李稚為大理卿世稱平直

封述久為法官明解律令議斷平允深為時人所稱

蘇瓊字珍之為司直廷尉正時畢義云為御史中丞

以猛暴任職理官忌憚莫敢有違瓊推察務在寬平
得雪者甚衆寺署臺案始自於瓊遷三公郎中趙州
及河南有人頻告謀反前後皆付瓊推檢事多申雪
尚書崔昂謂瓊曰若欲立功名當更思餘理乃數雪
反逆身命何輕瓊正色曰斬雪者寬在不放反逆昂
大慚京師爲之語曰斷火無疑蘇珍之

宋世軌幼自嚴整好法律稍遷廷尉卿維州民聚結
劫欲劫河橋吏捕案之連諸克徒黨千柒百人崔暹
爲廷尉以之爲反數年不斷及世軌爲少卿判其事
爲劫於是殺魁首餘從坐悉除焉時大理正蘇琬之

亦以平幹知名寺中爲之語曰次定嫌疑蘇珍之視
表見裏宋世軌時人以爲寺中二絕及卒廷尉御
諸繫囚聞世軌死皆哭曰宋廷尉死我等豈有生路
皮景和後主武平中詔獄多令黃門等監治嘗令景
和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

後周裴政爲少司憲用法寬平無有冤濫囚徒犯極
刑者乃許其妻子入獄就之至冬將行決皆泣曰裴
大夫致我於死死無所恨其處法詳平如此
令狐整爲司憲中大夫處法允平爲當時所稱

隋趙綽爲大理丞處法平允考績連最轉大理正後

爲刑部侍郎高祖以盜賊不禁將重其法綽進諫曰
陛下行堯舜之道多存寬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
可失乎帝欣然納之因謂綽曰若更有聞見宜數陳
之也遷大理少卿

梁毗爲大理卿處法平允時人稱之

骨儀京兆長安人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爲
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爲利所回

薛胃爲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

唐韋仁壽隋末爲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
罪者皆曰韋君所斷死而無恨

劉德威爲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綱稍密其
過安在德威奏言誠在至上不由臣下人工好寬則
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伍等今則反
是失入則無辜失出便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兢執
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之所至耳陛下但捨所急
則寧失不經復行於今日矣帝深然之
戴胃爲大理少卿性旣疆正處斷明速議者以爲法
官稱職事無寬濫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唐臨爲大理卿高宗初嗣位嘗親錄囚徒前卿所斷
者皆號叫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而問狀囚曰

罪實自犯唐卿所斷皆非寃濫所以絕意耳帝嘉歎
久之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

張文瓘爲大理卿旬日決遣疑獄四百餘條其得罪
者皆無怨言文瓘嘗有疾繫囚相與設齋以禱焉尋
拜侍中兼太子賓客大理囚一時慟哭甚得人心如
此

狄仁傑儀鳳中爲大理丞周歲斷滯獄一萬七千人
無寃訴者

杜景佺爲司刑丞天授中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
專制治獄時人稱云遇徐杜者必生遇來侯者必死

劉延祐爲右司郎中李敬業之亂揚州初平所有刑
名人莫能定延祐奉使至軍所決之時議者斷受賊
五品官者斬六品官者流延祐以爲諸非元謀迫脅
從逆卽寃極刑事傷枉濫乃斷受賊五品者流六品
已下但除名而已于時得全濟者甚衆

袁仁敬爲大理卿卒繫囚聞之皆慟哭悲歌

宋璟玄宗開元中爲開府儀同三司時京兆人權梁
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
慘禁繫極衆久之未能決斷乃詔璟赴京留守并按
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殺人其餘緣梁山詐稱婚禮

因假借得罪久脇從者盡原之

李栖筠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大夫李峴按覆受逆命者請爲詳理判官推情用恕多所全宥時呂誣崔器議而失入惟峴大獲美聲皆栖筠之力

劉晏爲吏部尚書代宗大曆中宰相元載王縉得罪詔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鞫之初晏等承旨載縉亦處極法晏謂涵等曰重刑再覆國之嘗典况誅大臣豈得不奏覆又法有首從二人同亦宜重取進止涵等咸聽命及晏等覆奏帝乃減縉罪從輕

後唐肅宗末爲鹽鐵巡官韓建留守西鄙擢爲司

法叅軍推鞫平允建頗重之

王延光帝清泰末爲御史中丞臺中經年處決平允轉尚書右丞

平反

夫議獄緩刑則五辭惟允舉直錯枉則庶戮無冤蓋折獄之惟難在蔽訟而多濫况一成難變君子所以哀矜兩造相違良臣所以慎測故有吏訊旣備亟辨其厚誣具獄已封特明其非罪斥深文之弊破偏聽之姦脫桎棘於良民正殿刀於元惠宜乎獲仁人之譽享高門之封者焉

後漢郭躬為廷尉奏讞法科多所全生

傳賢為廷尉嘗垂念刑法務從輕比至斷獄遲迴流

涕在位四年獄稱治平

魏高柔為廷尉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

亾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

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

知夫不亾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

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

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讐乎對曰夫良善與

人無讐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

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

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日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

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

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恠知事露應對不次柔

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

末及埋藏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

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為戒

晉賈充遷廷尉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

劉頌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

使考竟頌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

刑律元龜 卷之六十一 在職六年號爲詳平

顧榮字彥先爲廷尉平趙王倫誅淮南王允允官屬下廷尉議罪榮具明刑理

王坦之爲侍中時卒士韓悵逃亾歸首云失牛故叛有司劾悵偷牛考掠服罪坦之以爲悵束身自歸而法外加罪憊怠失牛事或可恕加之木石理有自誣宜附罪疑從輕之例遂以見原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先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仲堪乃曰律詐取父母寧依毆罵法棄市原此之旨當以

二親生存而橫言死沒情事悖逆惡所不當故用之毆罵之科正以大辟之刑今欽生父實終沒墓在舊邦積年久遠方詐服逆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於父存言亾相殊遠矣遂活之

後魏王基爲御史先是驍騎將軍刁整丁父憂時相州刺史山陽王熙在鄴起兵將誅元義等事敗傳首京師熙之親故莫敢視者整弟婦卽熙姊遂收其屍藏之後乃還熙所親義聞而致憾因以熙弟畧南走梁誣整將與弟宣及子恭等幽繫之賴基與前將軍檢事使魏子建理雪獲免

北齊蘇瓊爲文襄并州刑獄參軍并州嘗有強盜長
流參軍推其事所疑賊並已考伏失物家並識認惟
不獲盜賊文襄付瓊更令窮審乃別推得元景融等
十餘人並獲賊驗文襄大笑語前妄引賊者曰爾輩
若不過我好參軍幾致枉死

唐狄仁傑垂拱中歷遷冬官侍郎文昌右丞豫州刺
史並有能名是時坐越王貞軍誣誤因緣合誅者七
百余人仁傑以其並是脇從抗表申理則天咸宥之
徐有功天授初累補司刑丞秋官員外郎稍遷郎中
有功前後居法官數議大獄務存平恕凡所濟活者

數千百家周興丘勣來俊臣等深文浩法由是少衰
後以公事免後爲左臺侍御史時潤州刺史竇孝誥
妻龐氏爲奴誣告云夜解髮祈福則天令給事中薛
季昶鞠之季昶斷練成其罪龐氏當坐斬有功獨明
其無罪而季昶等反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司結
刑當弃市有功方視事令史垂泣以告有功曰豈吾
獨死而諸人長不死耶乃徐起而歸則天覽奏召有
功詰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
過好生聖人之大德願陛下洪大德則天下幸甚則
天默然於是龐氏減死流於嶺表

蘇頲為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詔頲案復來俊臣等
舊獄頲皆申明其枉雪寃者甚眾
肅虛心為侍御史中宗景龍中西域羗胡叛背時並
擒獲有勅盡欲誅之虛心論奏但罪元惡其所全者
千餘人

韓思復睿宗景雲中為給事中時右散騎嘗侍嚴善
思坐譙王重福事下獄有司言善思昔嘗任汝州刺
史素與重福交游方被召至京竟不言其謀逆惟奏
云東都有兵氣據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思復奏曰
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嘗典嚴善思往

在先朝屬帝氏擅內侍寵官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
遂能先覺因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
雖交游重福蓋謀陷帝氏勅追善思書至便發自懷
逆節寧即奔命一面踈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
可宥惟刑是恤事合昭詳請刑部集群官議定奏裁
以符慎獄是時議者多云善思合從原宥有司仍執
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奏臣聞刑人於市爵人於朝
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憾謹按諸司所議嚴善思一
纒一人抵罪惟輕夫帝閣九重塗遠千里故借天下
耳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目以視視無不接今群言

上奏採擇宜審若棄多就少臣實懼焉與誦一乖下
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奏願
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藩諸王陛下愛子賢則
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不異今措
辭多出法合從輕帝納其奏音免善思死配流靜州
顏貞卿玄宗天寶中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
復屯交兵使王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辯之天方
早獄決乃兩郡人呼之爲御史兩

實參代宗時爲監察御史奉使按湖南判官馬燹獄
時燹舉屬令贓罪至千貫爲得罪者之子因權倖誣

奏燹參意自燹無罪燹實能吏也參德宗初爲御史
中丞時神策將軍孟華有戰功爲大將軍所誣奏稱
華謀反有右隴武將軍李廷玉前陷吐蕃久之自校
爲部曲誣告潛通吐蕃皆當死無以自白參悉理出
之由是人皆屬望

袁滋德宗貞元初爲岳鄂節度使士幹從事部有邑
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寃竟出之

李元素貞元中爲侍御史時杜亞爲東都留守亞大
將令狐運會盜發雒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
郊亞意其爲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

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爲不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
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爲功上表指明運盜之狀帝信
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決亞
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
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
誣奏元素還奏言未畢
怒曰出侯命元素曰臣未盡詞帝又曰且去元素復
奏臣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緩元素
盡言運寃狀明白帝乃寤曰非卿孰能辯之後數月
囚得真賊元素由是爲時器重

柳渾爲江西觀察使魏少游判官時與崔祐甫同在
使廨並推公正州有開元寺僧徒夜飲因醉失火延
燒講堂翌日歸罪於守門瘖奴虞候亦受財而同其
狀擬奴送府少游將斷獄人知瘖奴之寃莫敢言者
渾與祐甫遽入具言醉僧之過內外蒙蔽致有寃濫
少游大驚趣令訊鞫醉僧首伏瘖奴見原少游謝曰
徇二君之言幾歲老夫聞劣矣

案鞫

夫則官司冠之職有兩造兩劑之禁設鈎金束矢之
制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
朋府元龜終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刑法部 一十九

案鞫 深文 枉濫

案鞫

夫尉官司寇之職有兩造兩劑之禁設鈎金束矢之制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求之於辭氣耳目以察其情簡孚閱實乃蔽其訟斯案鞫之遺範也原夫衆庶

之心本乎多辟三代而後嚚訟滋豐雖法令之繁密不能勝夫姦宄雖聽察之明慎不能措其刑辟繇是有司參治承詔劾問逮捕或至於寢廣訊掠乃遵於程式以至身陷乎公憲罪歸乎吏議亦比比而有焉自非司其事者悉其聰明致其忠愛得情而勿喜盡心而是圖亦曷嘗無頗類哉

漢劉德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劉澤齊孝王之孫謀反欲殺青州刺

史後為宗正雜案上官氏蓋主事

又云德武帝時治主事得淮南王

中鴻寶苑秘書

張湯為廷尉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

終軍為謁者給事中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使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為太嘗丞御史大夫

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紀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

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顯之可也湯以致其法不

能諱其義有詔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

分百里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勢呼吸成變故

有不受辭造命顯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

春秋王者無外偃巡封域之內稱以出疆何也且鹽

鐵郡有餘藏

謂皆有畜積

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

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偃窮詘服罪當死軍

奏偃矯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卽罪
王禁封陽平侯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待詔賈損
之數短顯以故不得宮稀復見長安令楊興新以材
能得幸與損之相善損之欲得召見卽與興共爲薦
顯奏宜賜爵關內侯又共爲薦興奏可試守京兆尹
顯聞知白之元帝乃卜興損之獄令禁與顯共雜治
奏興損之罔上不道損之棄市興減死罪一等髡鉗
爲城旦

諸葛豐爲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
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

逢章出豐駢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追窘馳車
云豐追章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
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彭宣爲左將軍哀帝時傳太后怨從弟高武侯傳喜
不已使從弟孔鄉侯晏風丞相令奏免喜候丞相朱
博與御史大夫趙玄奏免喜爲庶人哀帝知傳太后
素嘗怨喜疑博玄承旨卽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
有詔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不道玄大不敬
晏失禮不敬

方賞爲廷尉建平中梁王立坐殺之哀帝遣賞與大

鴻臚陽內持節即訊

後漢寒朗字伯奇明帝永平中以謁者守侍御史與

三府掾兵案楚王英獄

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

韓紆永平時為謁者考劾竇勳獄

勳大司空融之孫城門校尉穆之子

穆父子自失勢數出怨望語捕繫子宣俱死平陵獄

魏蒲寵漢末為許令時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尚書

令荀彧少府孔融等並屬寵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

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

訊無他辭語當殺者宜先彰其罪此人有名海內若

罪不明必失夫民望竊為明公惜之太祖即日赦出

彪初或融問考掠彪皆怒及因此得了更善寵

鍾繇為大理毛玠為尚書僕射典選崔琰既死玠內

不悅後有白玠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為官奴婢

玠言曰使天不雨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繇詰

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

共右予則孥戮汝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歟女子入

于春藁漢律罪人妻子沒為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

墨之刑存於古典今真如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

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有并罪之辜此

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旱按典謨急嘗寒若舒

嘗與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耶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王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勢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耶何緣得見對之嘆言時以語誰見荅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劍於杜郵昆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如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髫執簡累勅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勢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勢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勢不在佗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害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特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辯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囚之贈賜劓之來比之重賞之惠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黥卒于家何晏爲尚書與大將軍曹爽等專政爽敗司馬宣王

刑府元龜卷之九
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
有八族晏疏丁謚鄧颺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
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並夷三族

梁蔡法度爲廷尉卿時有吉盼父爲吳興原鄉令爲
姦吏所誣罪當大辟盼搥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
之勅法度曰盼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
自然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受勅還寺
盛陳徽纒備列官司厲色問盼曰爾來代父死勅已
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
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具列答有悔異亦

許相聽盼對曰囚雖蒙霧豈不知刑可畏憚顧諸弟
稚藐惟囚爲長不恐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
胷臆上於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泉壤此非細故
柰何受人教耶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迴貳法度
知盼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言誘語之曰主上
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之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
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盼對曰
凡覬鯀螻蟻尚惜其生况在人斯豈願壅粉但囚父
掛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今瞋日引領
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乃貸其父

後魏黨暄文成時為中散奉使齊州檢平原鎮將及長史貪暴事惟情診理皆得其實

于烈為屯田給納大和初秦州刺史尉維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鎮將陳提等貪殘不法烈受詔

案驗咸獲賊罪維侯目辰等皆至大辟提坐徙邊和其奴為尚書左僕射時以西征吐渾諸將淹停不

進久囚未決其奴與尚書毛法仁等窮問其狀連日具伏

柳崇為尚書右外兵郎中于時河東河北二郡爭境其間有鹽池之饒虞版之使守宰及民皆恐外割公

私朋競紛囂臺府孝文乃遣崇檢斷民官息訟

唐馬懷素為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御史大夫魏元忠為張易之所構配徒嶺表太子僕崔貞慎東宮率

獨孤禘之餞于郊外易之怒使人誣告貞慎等與元忠同謀則天令懷素案鞫遣中使捉迫諷令構成其

事懷素執正不受遂得解崔隱甫為御史大夫與中丞宇文融李林甫奏彈尚

書左丞相兼中書令張說引術人夜解及受贓等狀勅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肅抗大理少卿明珪與隱

甫就尚書省鞫問說兄左庶子先詣明堂割耳稱冤

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爲隱甫等所鞫伏罪說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廻奏說坐於草上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由是說停中書令觀及慶則杖死連坐者十餘人

毛若虛爲監察御史軋元中鳳翔府七坊押官剽劫州縣不制大興縣尉謝夷甫因衆怒遂榜殺之其妻訴於李輔國輔國奏請御史孫瑩鞫之不能正其事又令中丞崔伯陽三司推訊之又不成其罪因令若

虛推之遂歸罪於夷甫伯陽與之言若虛頗不遜伯陽數讓之若虛馳告肅宗肅宗曰卿且出對曰臣出卽死矣帝乃潛留若虛簾內召伯陽至頗短若虛帝怒頃之因流夷甫貶伯陽同推官十餘人皆嶺外遠惡處宰臣李峴以左右於瑩亦被貶斥於是若虛威震朝列公卿懼矣

敬羽爲御史中丞太子少傅宗正卿李遵爲宗正太子通事舍人李永告其贓私詔羽案羽延遵各危坐於小牀子羽小瘦遵豐碩領問卽倒請垂足羽曰尚書下獄是羽囚禮延坐何得慢耶遵絕倒者數四請

問羽徐應之授紙筆書贓數千貫奏之肅宗遵勳舊捨之但停宗正卿及嗣王珍潛謀不軌羽召其黨布拷訊之具以寃之信宿獄成珍坐死左衛將軍竇如玠等玖人並斬太子洗馬趙非熊等陸人杖殺駙馬都尉薛履謙賜自盡左散騎嘗侍張鎬貶辰州司戶趙涓代宗永泰初爲御史禁中失火焚屋室數拾間與東言稍逼近帝深驚疑之涓時爲巡使俾令卽訊涓周歷孺囿案驗證據乃上直官遺火所致也推鞠明審頗盡事情帝甚嘉賞焉

杜亞大曆中爲諫議大夫元載得罪也亞與劉晏李涵等衆人同鞫訊之載死之翌日亞遷給事中河北官慰使

宇文邈德宗時爲御史中丞前萬年尉盧伯達上表云玄法寺僧法濇與寺衆爭競無理臣已斷還俗法奏又被濇服詣臺訴臣御史崔元敬騫曲受法濇狀欲陷害臣是日令邈與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爲三司使及功德使判官衢州司馬諸葛述同於尚書省刑部推案旣而彧疾甚兩吏扶入中書邈以疾請假並特召至延英令依前推事未幾貶騫高州電白尉騫與雲逵忿言爭語過深又令子弟假別人

姓名進狀訴故獄未竟先貶僧法奏決四十流崖州
李元素爲侍御史東都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
中有刼轉運絹於道者留守杜亞以運豪家子意其
爲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從事張弘靖同鞫其事員與
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爲盜抗請不案亞不聽
而怒斥逐員等令親事將武金鞫之金笞箠運從者
十餘人一人笞死九人不勝考掠自誣竟無賊狀亞
具以聞請流運於嶺表德宗令元素與刑部員外郎
崔從太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運獄旣竟明運
迹非行盜以曾捕掠人配流歸州武金津虐作賊教
人通款配流建州後歲餘河南尹齊抗捕得刼轉運
絹賊郭郃朱瞿之等七人及賊絹詔亞與留臺同劾
之皆首伏然終不原運運竟死於歸州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劾奏京兆尹楊憑前爲江西觀
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勅付御史臺覆案刑部尚書
李鄴大理卿趙昌同鞫問臺中又捕得憑前江南判
官監察御史楊瑗繫於臺後命大理少卿胡珣左司
員外郎胡証侍御史韋顛同推鞫之詔貶賀川臨賀
縣尉先是憑在江西夷簡自御史出官在廵屬憑頗
踈縱不顧接之夷簡嘗切齒及憑歸朝修第於永寧

里功作併興又廣畜妓妾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爲言且修營之僭將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夷簡持之益急帝聞且貶焉

韓臯爲左僕射穆宗長慶初王廷湊朱克融連兵圍牛元翼於深州朝廷俱赦其罪賜爵鉞令罷兵俱不奉詔元楨爲相以天子非次拔擢欲有所立以報上有和王府司馬干方故司空頔之子進與楨言有奇士王昭王友二人嘗客於青鄆游於燕趙間頗與賊黨熟可以反間而出元翼仍自以家財資其行仍賂兵吏部令史僞出告身二十通以便宜給賜楨皆然

之有季賓者知干方之謀以積與裴度有隙乃告度云于方爲楨所使欲結客王昭等刺度度隱而不發神策中尉奏其事詔臯與兵部尚書李逢吉給事中鄭覃爲三司使等訊鞫而害裴事無驗而前事盡露遂俱罷積度平章事

裴克爲大理少卿文宗太和八年十二月癸巳命克與刑部郎中張諷侍御史盧弘正克三司使就御史臺推戶部錢物事華州刺史宇文鼎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姚康並下御史臺推鞠先是宇文鼎妾支和糴官秦季元錢捌萬餘貫姚康盧

允中與巡官李孚楊洵美并典吏等分取秦季元絹
凡六千九百四十疋至是御史臺以具獄聞鼎貶循
州刺史康貶韶州始興縣尉允中貶高州良德縣尉
洵美與孚各杖一百流嶺外

深文

大法令所以開邪防姦祥刑閱實明慎國章欽恤人
命非所以殺之將所以生之而慘忍之徒苛刻之吏
以希旨爲奉公以繁刑爲稱職銀鍊而成獄巧詆而
舞文欲其民協於中政是以和不可得矣

董安于爲趙上地之守行石阜山中見深澗峭如墻

深百仞因問其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
有嬰兒癡聾狂亂人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馬羊牛
嘗有入此乎對曰無有安于喟然歎曰吾能治矣使
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民莫之犯何爲不
治耶

秦趙高爲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

漢張湯爲侍御史治陳皇后巫蠱獄深窮黨與武帝
以爲能遷大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

拘守職之吏 拘刻於守 已而禹至少府湯爲廷尉又

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帝欲釋

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

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帝可論之湯可

所奏而論決之

益尊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繇是

杜周為廷尉吏使案邊失亡 亡虜人為寇而失人所

論殺甚多奏事中武帝意任用以奏事當天子之意

故被任用也中音竹 與臧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 更互也音 周少言重

趙禹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大尉周亞夫

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府史中皆稱廉平然亞夫弗

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禹持文 不可以居人府案

武帝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帝以為能

臧宣為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

以微文深詆殺者甚眾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

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

後漢周紆為廷尉史為人刻削少恩好鞫非之術苛

慘矣中數為有司所奏

蜀呂義為蜀郡太守入為尚書轉尚書令持法深刻

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

後魏羊祉性剛愎好刑名宣武時為光祿大夫祉自

刑部志卷之六十一
深文
當官不憚疆禦時有檢覆每令出使好慕名利頗深
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

北齊崔昂為廷尉卿本性清嚴凡見贖貨輩疾之若
讐是以治獄文深世論不以平恕

隋蘇威為內史令修格令章程並行於當世然頗傷
苛碎論者以為非簡久之法

趙仲卿為簡較司農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詔往益州
窮案秀之賓客經過處仲卿必深文致法州縣長吏

坐者大半文帝以為能賞奴婢五十口黃金二百兩
米粟五千石奇珍雜物稱是

劉子通為大理寺丞性愛深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
帝意

唐張楚金為司刑卿在官公清然傷於忍刻時人鄙
之

崔元綜為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情深刻薄
每受制鞠獄必披毛求疵陷於重比以故人多畏而

鄙之

開元禮為司刑少卿李日知為司刑丞元禮用法嚴
急日知獨寬平無冤濫

羅希奭為吏持法深刻玄宗天寶中右相李林甫引

與吉溫持獄遷殿中侍御史自肅聖皇甫惟明李適之柳勣裴敦復李邕郭元昌楊慎矜趙奉璋下獄皆與溫鍛鍊故時稱羅鉗吉網惡其深刻也

後唐李殷夢為刑部員外郎時徐州奏沛縣令鄭瞳下鄉將縣印隨身誤有亡失大理正宋昇以誤失定罪合除一任官殷夢詳覆以為置印在懷輒稱亡失請以毀棄論其累任告示並請追赴都省焚之

枉濫

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斯皆懼其枉濫以及善人之謂也則有處士師之任參議讞之列心惟邪僻行必傾險或深文巧詆以寘于法或臨財苟得以縱其罪或希冀於風指或附麗於權要乖審克之理無閱實之裁成茲枉捥亂彼典章以至洩冤憤之氣見變恠之異使禍不旋踵亾身覆族者良有以也詩人苑柳之刺繇是而作矣

樂王鮒字叔魚晉大夫也初晉刑侯與雍子爭鄙田

刑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士景伯晉理官

叔魚攝理攝代景伯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

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刑侯蔽斷刑侯怒殺叔魚與

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

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解也

鬻獄刑侯顓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昏亂也

貪以敗官為墨墨不潔之解也殺人不忌為賊忌畏也夏書曰

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之臯陶之刑也請從之及施刑侯

而尸雍子與叔魚于市

伯州犁為楚令尹楚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皇頡

鄭大夫守城麇之邑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

之爭之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

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可不知王

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

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

縣尹也誰獲之上下其手以道囚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

為王子所得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秦司馬欣為櫟陽獄掾項梁嘗有櫟陽獄逮乃請斬

獄掾曹咎書抵欣以故事皆已斬音機縣名屬市國抵歸也已止也謂梁

嘗被櫟陽縣逮梁乃請斬獄掾曹咎書至櫟陽獄掾司馬欣事故得止息也

漢周陽由以宗家任為郎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

尚修謹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虐驕恣所愛者撓

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滅之撓亦屈曲也所居郡必夷其豪

杜周為廷尉其治大抵放張湯大抵大歸也放依也放甫往切而善

侯伺觀望天子意帝所欲擠者因而陷之擠音濟帝所欲

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見顯詔獄亦益多矣二

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

尉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一章至千餘章帝

大者連逮証案數百小者數拾人遠者數千里近者

數百里會獄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意

不服以掠笞定之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証皆以匿獄

久者至更赦拾餘歲而相告言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徐而久逃

囚不出至於十餘歲尤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音工衡切大氏盡詆以不道

以上氏讀與低同低歸也詆誣也並音丁禮功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

六七萬人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詞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

十有餘萬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

晉劉頌為廷尉會減吳諸將爭功遺頌校其事以王

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拆法失理左遷京兆

太守

後魏袁翻為廷尉頗有不平之論

盧同為黃門侍郎初楊昱與元義有讐及元氏之廢

太后乃出昱為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義遣

同詣鄴收熙并窮黨與同希義指就郡鎖昱赴鄴訖

冊元 深文
百日後乃還任

北齊盧裴爲尚書左丞別典京畿詔獄酷濫非人情
所爲無問事之大小拷掠過度於大棒車輻下死者
非一或嚴冬至寒置囚於冰雪之上或盛夏酷熱暴
日之中枉陷人致死者前後百數人又伺察官人罪
失動卽奏聞朝士見之莫不重迹屏氣皆目之爲盧
校事裴後以謗吏與李庶俱病鞭死獄之中

隋楊遠劉子通高祖時並爲大理寺丞子通等性愛
深文每隨牙奏獄能承順帝意帝大悅並遣於殿廷
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詔獄專使王之候帝所不決則

案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原遠又能附楊素
每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白之皆隨素所爲輕重其
臨終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梁敬真爲大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大夫魚俱羅
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未幾敬真有
疾見俱羅爲之厲數日而死

裴蘊煬帝時爲御史大夫楊玄感之反也帝遣蘊推
之其黨與謂蘊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
人不欲多即相聚爲盜耳不盡加誅則後無以勸
蘊由是以峻法治之所戮者數萬人皆籍沒其家

唐王世克仕隋爲兵部員外郎善敷奏明習法律然舞弄文法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世克利口飾非辭議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

李承嘉爲御史大夫時武三思誑構指彥範貶爲龍州司馬是歲秋三思又陰令人䟽皇后穢行榜於天津橋請加廢黜中宗聞之怒命承嘉推求其人承嘉希三思旨奏言彥範與敬暉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等教人密爲此榜雖託廢后爲名實有危君之計請加族滅制依承嘉所奏大理丞李朝隱執奏云敬暉等旣未經鞫問不可卽肆誅夷請差御史案罪待至

憲法處分大理卿裴談奏云敬暉等只合據勅斷罪不可別候推鞫請並處斬籍沒中宗納其議仍以彥範等五人嘗賜之鐵券許以不死乃長流彥範於瀼州敬暉於崖州張柬之於隴州袁恕已於環州崖玄暉於古州並終身禁錮子弟年十六已上者亦配流嶺外擢授承嘉金紫光祿大夫進封襄武郡公韋氏又特賜承嘉綵物五百段瑞錦被一張權拜裴談爲刑部尚書左貶李朝隱爲聞喜令

姚壽爲益州長史新都丞朱侍辟坐賊至死逮捕繫獄侍辟素與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因侍辟以殺壽

為名擬據巴蜀為亂人有密表告之者制令壽按其
獄壽深持之事涉疑似引而誅死者以千數天后又
令維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覆之亦
無所發明逮繫獄數百人不勝酷毒遞相附會以就
反狀因此籍沒者復五十餘家其餘稱知反配流者
十八九道寃之監察御史袁恕已劾奏其事天斥初
令壽與恕已對定又尋令罷推

周典明習法令為司刑少卿秋官侍郎自垂拱已來
屢受制決獄被其陷害者數千人

索元禮為游擊將軍則天令於維州收院推案制獄
元禮性殘忍推一人廣令引數拾百人衣冠震懼甚
於狼虎則天數召見賞賜張其權勢凡為殺戮者數
千人

府元龜終

法部

卷之六十一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壽較釋

卿監部一

總序

卿監之職其來尚矣三代以前雖名號或殊然其典
 領亦可得而言焉少昊氏以九扈為九農正及帝堯
 命棄為后稷並司農卿之本也
此此已下事 備邦計總序 又以五
 雉為五工正及云共工方鳩僝功皆將作監之本也

又以鳳雉氏為曆正及顓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

司地唐虞以羲氏和氏紹重黎之後皆太史監之本

也凡此已下事 備國史總序又命伯夷為秩宗后夔典樂並太嘗

卿之本也凡此已下事 備掌禮總序臯陶作士即大理卿之本也

凡此已下事 備州法總序又命蓋作虞以掌山澤即都水使者監

之本也夏制九卿商氏因之周之卿曰少師少傅少

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也三代諸卿名

號不同然其官職之屬相沿而乃與周不異天官大

府下大夫乃大府卿之本也凡此已下事 備邦計總序又庖人外

饗中上蓋光祿卿大官署令之本也廩夫內饗即殿

中監之尚食局之本也地官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

子即國監之本也凡此已下事 備學較總序又林衡川衡二官掌

林麓川澤亦都水監之任也又廩人下大夫亦司農

之太倉令下春官宗伯卿一人亦太嘗卿也小宗伯

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即宗正之別也太史掌建

邦之六典亦太史局令之職也又較人圉師趣馬皆

若太僕之典廐署令也又司甲司弓矢下大夫司兵

中士司戈下士並衛尉之武庫令也秋官司寇亦大

理之列也又大行人中大夫掌大賓客之禮及象胥

即鴻臚之本也冬官考工亦將作監之任也其攻金

之工六卿少府監之掌治署令也凡此已下事秦置

太史令又置奉嘗其郎中令主郎內諸官掌官殿掖

門戶衛尉掌輿馬官衛尉之名自此始也廷尉掌刑辟典客掌

歸義蠻夷宗正掌親屬宗正之名自此始也少府掌山海池澤

之稅少府之名自此始也自奉丞而下皆有丞以屬焉其左右

中侯將行皇后卿也又有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漢以

太嘗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太鴻臚卿宗正司農少

府謂之九寺太卿而分屬三司太嘗光祿勳衛尉三卿並太尉所部太僕

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奉嘗初曰太嘗

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之所部大嘗之名自此始也其所典嘗沿革及太僕或曰周

官屬增省並具掌禮總序作皆類此僕下大夫掌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命似非今太僕之

職又云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為之掌輿馬秦因

之漢則夏侯嬰為浦公太僕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

一尉又車府路軫騎馬駿馬四令丞又龍馬閑駒橐

泉駒駘承華五監長丞右趨郡六牧師苑令各三丞

又牧橐昆號令丞皆屬焉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

嘗置也又少府增置屬官焉其屬所典嘗沿革及員

皆類此惠帝更名太嘗曰奉嘗景帝初衛尉更名中大

夫中六年更名廷尉為大理大理之名自此始也其

并具刑法總序又更名典客為大行令又更名將作少

較七令丞又有王章長丞更名將行為大長秋後元年治粟內史更名大農令是年以中大夫令復為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衛士旅賁三令丞衛士三丞又諸屯衛侯司馬二十二官皆屬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各隨所掌之官名焉職畧同不嘗置孝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光祿勳之屬官比即無員多至十人有僕射秩比千石四年改大理復為廷尉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增屬國置都尉丞侯千人屬官有九譯令五年初置郎中令之屬官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大初五年更名郎中令為光祿勳光祿之名自此始也屬官有大天郎議

者皆秦官又期門羽林皆屬焉是年更太僕家馬為

桐馬初置路軫其少府太常並增置屬官焉又大行

令更名大鴻臚鴻臚之名自此始也屬官有行人譯官別火三

令丞及郡邸長丞又更名行人為大行令又更名將

作屬官東園主章為木工又大農令更名大司農司農

之名自此始也其所典掌沿革及又置太史公之職

屬官增省並具部計總序他放此其所典掌具國史

總官他皆類此宣帝以光祿勳之屬官中郎將騎

都尉監羽林秩比千石成帝河平元年省典屬國并

大鴻臚陽朔三年省將作中侯及左右前後中較尉

五丞哀帝元壽二年改廷尉復為大理平帝元始元

年以光祿勳之屬官比郎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秩
 比二千石四年更名宗正為宗伯屬官有都司空令
 丞內官長丞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後漢太嘗
 卿一人中二千石 以下諸卿秩同 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
 掌宿衛宮殿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門戶考
 其德行而進退之郊祀之事掌三獻有員吏四科百
 石斗右佐驅吏學士守學士官醫衛士等屬焉丞一
 人比千石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二千石五官中郎比
 六百石無員郎年五十以屬五官五官侍郎比四百
 石無員五官郎中比三百石無員凡郎官皆主更直

執戟宿衛諸衛門出克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左中
 郎皆比二千石主左署郎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
 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三郎皆無員左中郎將比二千
 石主右署郎中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守比三
 百石二郎皆無員虎賁中郎將比二千石主虎賁宿
 衛左右僕射左右陞長各一人比六百石僕射主虎
 賁郎習射陞長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比
 六百石虎賁作郎比四百石虎賁郎比三百石節從
 虎賁郎比二百石四郎皆無員掌宿衛侍從自節從
 虎賁郎又者轉遷才能差高至中郎羽林中郎將比

二千石羽林郎比三百石無員掌宿衛侍從嘗遷漢陽隴西侯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補本武帝以便馬從游獵還宿殿階巖下室中故號巖郎羽林左監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左騎羽林右監一人六百石主羽林右騎丞一人奉車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比二千石無員掌駙馬都尉二千石無員本監羽林騎光祿大夫比二千石無員凡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管事唯詔命所使大中大夫千石無員中散大夫六百石無員諫議大夫六百石無員議郎六百石無員謁者僕射一人比二千石

石爲謁者臺率主謁者天子出奉引古重習武者主射以督祿之故曰僕射嘗侍謁者五人皆六百石主殿上時節威儀謁者三十人其給事謁者四百石其灌謁都郎中皆三百石掌賓讚受事及上章報問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凡光祿勳職屬光祿者自五官將至羽林右監凡七署自奉車都尉主謁者皆以文屬舊有左右曹秩以二千石日上殿中主受尚書奏事平省之世祖使小黃門郎受事車駕出給黃門郎兼有請室令車駕出在前請所幸徼車迎白示重慎中興但以郎兼事訖罷又省車戶騎凡三將

及羽林衛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門官衛士官中徵
 循事丞一人比千石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掌宮
 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丞尉
 各一人丞遷曉諱掌知非法尉主闕門兵禁戒非常
 南宮北宮衛士令各一人並六百石各有丞一人左
 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主劍戟士徼循官及天子有
 所收考丞各一人宮掖門每門司馬一人皆千石南
 宮南屯司馬主平城門北宮門倉龍司馬主東門貞
 武司馬主貞武門北屯司馬主北門北宮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東明司馬主東門朔平司馬主北門自卿

至諸門司馬咸有員吏衛士屬焉中興省旅賁令衛

士一人丞右三卿大尉所部太僕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車馬

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馭丞一人比千

石考功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

八武庫及主織綬諸雜工車府令主乘輿諸車未央

廄令主乘輿及廄中諸馬各一人六百石長樂廄丞

一人自卿以下並有員吏等屬焉太僕舊有六廄皆

六百石令中興省約但置一廄後置左駿令廄別主

乘輿御馬後或并或省又有牧師苑令官主養馬分

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惟漢陽有流馬苑但以

羽林郎監領廷尉卿一人大鴻臚卿一人掌諸侯及
 四方歸義蠻夷其郊廟行禮贊道請行事既善以命
 郡司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主四
 方來亦屬焉皇子拜立贊授印綬及拜諸侯諸侯嗣
 子及四方夷狄封者臺下鴻臚召拜之王薨則使吊
 之及拜王嗣丞一人比千石大行令一人六百石主
 諸郎丞一人治禮部四十七人主齋祀饋饋九賓又
 有宮室主調中都官斗食以下功次相補大行郎而
 如謁者兼舉形貌也其譯官別火二令丞及郡邸長
 丞並省但令郎治郡邸 右三官司
徒所部也 自卿以下各有員

吏等屬焉宗正卿一人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

侯宗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

法當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又歲治

諸王世譜差序秩第 又有員吏以
下官屬焉 所統家令一人六

百石丞一人三百石其餘屬吏增減無嘗主簿一人

秩六百石僕一人秩六百石私府長一人秩六百石

家丞一人三百石直史三人從官三人其主薨無子

置傅一人守其家宗正自中興省都司空令丞大司

農少府卿各一人世祖改少府屬司農初孝武置水

衡都尉秩比二千石別主上林苑有離宮燕休之處

世祖省之并其職於少府又孝武以都水官多乃置

左右使者以領之劉向護水使者是也至哀帝省使者官至東

凡都水皆罷之併置河隄謁者桓帝延熹二年始

置秘書監一人秘書之名自此始也掌禁中圖書秘記故曰秘

書屬太嘗後省秦時博士官所職禁人藏書漢氏除挾書之律開獻省之路置寫書之官

又令謁書陳農求遺書於天下故文籍往往而出並

藏之書府在外則有大史博士掌之其內則有延閣

廣內石渠之藏大御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圖

籍又未央官中有麒麟閣天祿閣亦藏書劉向揚雄

典較皆在禁中謂之中書猶言內庫書東京則藏之

東觀亦禁中也其著作局事具國史自此以下不復

述獻帝建安末改光祿勳為中郎令魏之九卿並與

漢同初武帝為魏王置秘書令及二丞典尚書奏事

即中書之任也兼掌圖書秘記又置秘書郎秩四百

石又置秘書較書郎蘭臺亦藏書御史掌焉薛昞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外閣是也

初秘書屬少府及王肅為監以為秘書之職即漢

東觀之任安可復屬少府自此之後不復屬焉太

史令吏員有監候郎二十人候部吏十五人掌候天

文並太史監候之任也又有靈臺丞主候望郎殿中

監一人品第七殿中之名自此始也晉宋並因之掌帳設監護之事

又有殿中奉乘郎從五品下又光祿置太官令丞太

僕置乘黃丞一人奉乘郎從五品又有驛驢廐令牧

官都尉其宗正亦以宗室居之又以廷尉為大理後

復為廷尉又改鴻臚之太行令為客館令又并將作

卿監部

九

之左較於材官又以水衡都尉主天下水軍舟船器
 械文帝黃初元年改郎中令復為光祿勳又分秘書
 立中書因置監令明帝青龍中議秘書丞郎職近日
 月宜居三臺上亞尚書丞郎其較書郎自是以後往
 往以他官典較秘書衛尉關其太嘗司農少府此不
 復述晉制太嘗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
 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太嘗秩皆為列卿
 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其太嘗兼統太學諸博
 士祭酒及太史別置靈臺丞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
 子學定置祭酒一人

其所典領沿輩及屬官增損
 並具學較部總序他皆倣此光

祿勳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僕射羽林左監
 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大官御廄守官黃門掖庭
 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又置左右光祿大夫而光祿
 大夫如故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其重者加金章紫綬
 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大官令之屬有
 厨史飴官吏果官監釀吏酒丞等員衛尉統武庫公
 車衛士諸治等令左右都候南北東西督治掾太僕
 統典農典虞都尉典虞丞左右中典牧都尉車府典
 牧乘黃廐驎騶龍馬廐等令典牧又別置羊牧丞
 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僕省故驎騶為門下
 職宋齊亦有若郊祀則權宜置太僕執轡事畢省齊

亦如將大匠有事則置無事則省其丞亦然所屬有

曹主簿五官等員掌土木之役都水臺都水使者一

人掌舟楫之事官品第四又有左右前後中五水衡

陳煥載雄俱以都水使又有參事二人蓋丞之職也

者領水將都尉之職

又置主簿一人又諸津渡二十四所各置監津吏三

十一人太后三卿衡尉少尉少府太僕漢置皆隨太

后官為官號在同名即上無太后則闕魏改漢制在

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大長賢一梁冠絳朝服

江左以他官兼領宋齊其吏員有典曆四人武帝以

梁陳後魏北齊亦然

秘書并中書其丞謂之中書秘書丞惠帝永平元年

詔秘書典總經籍考較古今中書自有職務遠相統

攝於事不顯宜令復別置秘書寺掌中外三閣圖書

自是秘書寺始外置焉品第五絳朝服銅印墨綬進

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又置秘書丞二人品第六銅印

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服江左省殿中尚衣局又省衛

尉又省鴻臚丞及功曹主簿五官等員有事則權置

又省尉衛之治令始隸少府又省將作大匠而作左

右較隸少府又大史之職自此多以他官兼領宋齊

梁陳

並哀帝興寧二年以光祿勳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

復置光祿勳又省都水臺置水衡令亦無丞宋九卿

亦沿舊制秘書丞一人品服同晉秘書郎中去中字

光祿勳丞祖朝會宗正不置齊亦又省太僕丞齊亦

永初中大鴻臚分置南北客館令丞孝武孝建元年

復置衛尉又增置丞一人又省都水臺署水衡令亦

無丞大明中改殿中尚方曰左右御府各置令丞一

人齊九卿並因前制秘書郎秩六百石又置內外殿

中監各八十人太僕乘黃令品第七秩四百石銅印

墨綬進賢一梁冠絳朝服又鴻臚有客館令光祿勳

府置丞領左右光祿大夫位從公開府置佐吏如公

中大夫中散大夫諸大夫官皆處舊齒老年重者加

親信二十人復置都水臺使者一人將作大匠太僕

三卿不嘗置有事權置兼官畢乃省宣德尉衛少府

太僕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號以官名置之太長

秋亦鬱林立皇后置梁高祖天監七年象四時置十

二卿太嘗宗正司農為春卿太嘗位視金紫光祿大

夫班第十四宗正卿位視列曹尚書皆以宗室為之

班第十三其丞為四班主簿為七班司農卿班第十

一大府少僕少府為夏卿大府班第十三大府自周

代不置然其職在司官以後歷太僕卿統南牧左右牧龍廄外

農少府至是方置焉班第十其丞視朝請班第三主簿班第三少府班第

十一衛尉廷尉太匠為秋卿衛尉班第十三統武庫
令廷尉第十二將作為大匠卿班第十品正第五又
置丞一人班第三又置將作營作又別立長史司馬
主簿各一員光祿勳鴻臚都水使者為冬卿光祿除
勳字班第十一光祿丞視員外郎主簿班第三其大
官丞門下省領之又市買正厨酒庫等丞鴻臚卿
班第九品從第五其丞班第三主簿班第三属官又
有典客館令丞令在七班下為三品勳位又改都水
臺使者為大舟卿班第九又置丞一人班第一又置
主簿七班之中第三又秘書監增秩中二千石品第

三後置十八班秘書監第十一又增秘書丞品第五

秘書郎自江左多在貴游年少迫茲尤甚太史丞為

三品蘊位又殿中位不登七班者別置蘊位殿中外

監為三品蘊位內監為三品勳位又尚藥自此以降

皆太醫兼其職陳諸卿監率如梁制後魏秘書監

第一品中孝文太丞一人正第五品上郎置四人正

第七品上較書郎置十二人其太史丞史失其品殿

中監從五品下又有掌服郎從六品上又有乘黃車

府令掌太僕亦殿中之職也太嘗初置少卿又分一
官令尚食中尚食掌知御膳尚食門下省領之中尚

食集書省領之大官掌知百官饌光祿卿領之有丞
 一人衛尉卿從第一品下後降為第三品初置少卿
 官第三品上後降為正四品上從五品中後降為第
 七品上宗正卿第二品上少卿第三品後降為四品
 丞第七品太僕卿第二品上少卿第三品上後降為
 正四品上丞從五品中後降為七品上又省乘黃令
 丞廷尉卿第二品上鴻臚卿第二品上後降為第三
 品少卿一人第三品上後為正四品上丞從五品中
 後降為第七品典客監從五品上又置主客令及司
 儀官大司農第二品上將作大匠後第二品後降為

從三品其丞從五品後降為第五品下分建都水使
 者正第四品中水衡都尉從五品中後改都水使者
 從五品而省水衡又有都水參事六人其少府改為
 太府焉北齊秘書郎增中字正第七品下較書置十
 二人始置正字四人從第九品上門下省屬官有殿
 中局殿中監四人掌駕前奉引行事東耕則進耒耜
 又統六局有典御二人丞監各四人文集書省統二
 局有中尚食局典御一人監四人品與尚食同又統
 尚藥局有典御二人侍御師四人尚藥監四人總御
 藥之事又以太嘗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

農太府寺是為三府九卿稱寺自此始也太嘗寺卿第三品餘卿

品光祿寺置卿掌諸膳食帳幙器物有藏丞一人從

六品下又有功曹五官主簿等又有大官丞一人看

藏令及丞二人又有清滌令丞主造酒衛尉寺有丞

一人從六品下又有主簿及統武庫署令丞掌甲兵

及吉凶儀仗又有守宮令丞掌凡設張之事宗正四

卿有昭真寺掌釋道二教置太統一人都維郡三人

亦有功曹主簿員以管諸州縣沙門太僕寺丞一人

從六品下主簿一人統驛驛左右龍左右牝駝牛司

羊乘黃車府等署令丞鴻臚寺統典寺署有丞一人

第七品下又有功曹五官主簿班第三又有典客令

丞司儀令丞其大理司農太府此不復述又有都水

臺使者二人從第五品有丞及參事河隄謁者錄事

船局都津尉丞典作津長等員後周卿監之職咸准

周官建置焉武帝四年置軍器監軍器有監自此始也隋九寺

卿與北齊同其秘書監正第三品與尚書門下內史

殿中為五省領著作太史二曹丞一人正第五品秘

書郎中復除中字正七品上置較書郎十二人太史

曹置太史令二人從第七品上丞二人正第九品上

又有司歷二人歷博士一人監候四人又置天文博

士司辰等員殿中監為殿內局置監二人正六品下
又有門下省統尚食藥御府等局監各有員屬太嘗
寺卿一人正三品少卿正四品卿丞正七品下

餘卿品亦

如光祿寺卿一人統太官看藏良醞掌醞等署令丞

開皇三年廢光祿入司農十三年復置又加置丞三

人又有主簿錄事並流外為之衛尉寺卿一人掌軍

器儀仗帳幕以監門衛掌官門屯兵統武庫令及行

臺書省武器監守官署令

各有丞以下官屬餘卿亦如之

宗正寺卿

一人有少卿丞主簿等員又置崇真令丞各一人太

僕寺卿統驛驢乘黃龍廐車府典牧羊牛等署各有

令丞等員鴻臚卿一人統典客司儀崇真等三署令

丞開皇三年省並太嘗十三年復置其大理司農太

府等卿並各一人又有人都水臺開皇三年省並司

農十三年復置仁壽元年改為都水監

都水名監自此始也

丞二人正第八品上又有掌船局都尉一人將作大

匠一人開皇二十年改將作為監以大匠為大監

置監

之名自此始也

置副監一人丞主簿各二人又領左右較署

令丞煬帝即位改國子學為監

置監之名自此始也

又降秘書

監為從第三品置少監一人四品掌二秘書監之職

後改秘書監為秘書令少監為少令又加秘書郎為

從第五品減較書郎為十人又改太史曹為太史監
 進令階為第五品又減太史丞一人從第七品上
 增監侯為十人又改司辰為師本屬武侯府令隸於
 太史局又分門下省尚食尚藥御府殿內等局正四
 品統尚食尚藥尚舍尚衣尚乘尚輦等六局又置少
 監一人從四品丞一人從五品改典御為奉御兼置
 直長等員以屬焉太嘗寺加置少卿二人又兼光祿
 卿為從三品加置少卿一人降為從四品加丞為從
 五品其餘少卿丞差降咸准此又改宗正之佛寺為道場道觀為
 真壇各置監丞又減太僕之驂駟署及殿中省尚乘

局又有左右駁卓二廡加置主乘司庫司廩官又改

鴻臚之典客為典藩署又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

待四方使者各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又分太府寺卿

置少府監置監之名自此始也又改將作大監少監為大匠小

匠旋復為大監少監後又為大令少令又改都水監

為使者尋又為監加置少卿後又改為令統舟楫河

渠二署又以都水丞為從七品又置主簿一員又改

船局都尉為舟楫署令有丞二人又置河渠署令丞

各一人唐制秘書監一人從三品掌拜國經籍圖書

文庫有二局一曰著作二曰太史皆率其屬而修其

職少監二人為之二丞一人掌判省事屬官有秘書

郎掌四部之圖籍分庫以藏之以甲乙丙丁為之部

目主事二人掌印并句簡稽失其他卿監少丞主事以次典掌亦然然其

下亦各本令史較書郎正字皆掌讐較典籍刊正文

章其下各有較理典書楷書手亭長掌因執紙裝潢匠筆匠等員太史局令掌觀察

天文稽定曆數凡日月星辰之變風雲氣色之異率

其屬而占候焉丞三人其下亦有所統司曆保章正

監候靈臺郎天文生挈壺正人刻傳士漏刻生典鐘

典鼓等員殿中省監一人掌服御之事總尚食尚衣

尚舍尚乘尚輦六局之官屬備其禮物而供其職事

少監二人為之二丞二人主事二人太常寺卿一人

正三品其下各有少卿丞光祿寺卿一人從三品餘

同並掌邦國酒醴膳饌之事總大官珍饈良醞掌醴

四署之官屬修其諸備謹其出納少卿為之二衛尉

寺卿一人掌邦國器械文物之事總武庫武器守宮

三署之官屬少卿為之二宗正等卿一人掌九族六

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并領崇真署少卿為之二

太僕寺卿一人掌邦國廐牧車輿之政令總乘黃典

廐典牧專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少卿為之二大

理寺卿一人鴻臚寺卿一人掌客及凶儀之事領典

客司儀二署以率其官屬而供其職務少卿為之二
司農寺卿一人太府寺卿一人少府監一人其北都

軍器監一人掌膳造甲弩之屬辨其名物審其制度

以時納于武庫少監一人為之二

其屬有丞及主簿錄事府事等員

將作監一人匠一人掌供邦國修建土木工匠之政

令總四署三監百工之官屬以供其職事少匠為之

二其屬有丞及主簿錄事府史計史亭長等員

其都水監使者二人掌川

澤津梁之政令總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屬

其下有丞及主簿錄

事府史亭長等員

自高祖武德初改秘書令少復為監政太

史監為局又改殿中監為省又改都水監為署使者

監為都水令隸將作又置諸津令丞其在京兆河南

界者隸都水監在外者隸當州界又置軍器監貞觀

中廢軍器監併入少監改都水置為都水使者高祖

永徽中加置光祿寺供膳至二千四百人又始置衛

尉武器署以主器仗又加大僕丞一人顯慶二年廢

雒陽總監改青城宮監為東都苑北面監明德宮監

為東都苑南面監雒陽宮農圃監為東都苑東面監

食貨監為東都苑西面監高祖龍朔二年改秘書省

為蘭臺其監曰蘭臺侍史少監為蘭臺侍郎丞為蘭

臺大夫又改太史局為秘書閣局令為秘門郎中又

改殿中省為中御府監為中御大監少監為中御少
 監丞為中御大夫又改尚食為奉膳局奉御大夫尚
 藥為奉醫大夫尚衣為奉冕大夫尚舍為奉宸大夫
 尚乘為奉駕大夫尚輦為奉輦大夫又改太嘗卿為
 奉嘗正卿 其卿少卿丞及諸寺少卿丞等咸亨光宅神龍并隨曹改復 光祿為司
 宰正卿衛尉為司衛寺正卿宗正為司屬寺正卿太
 僕為司馭寺正卿大理為詳刑寺卿大理正為詳刑
 大夫鴻臚為司文正卿司農為司稼寺正卿大府為
 外府正卿又改國子監為司成館國子監祭酒為大
 司成司業為少司成又東都國子監置學官學生分

於兩京較授又改少府監為內府監將作為監繕江
 監大匠為大監又改都水使者為司津使者監咸亨
 元年秘書省監少監丞及太史局令等悉復舊又復
 殿中省監少監丞及六尚之名其奉嘗司宰司衛司
 屬司馭詳刑司文寺司稼外府司成內府膳工大監
 等悉復舊名又復司津使者監為都水使者監則天
 光宅元年改太嘗為司禮光祿為司膳衛尉為司尉
 宗正為司屬太僕為司僕大理為司刑大理正為司
 刑正鴻臚為司賓太府為司府寺卿司農不改國子
 監為城均監少府為上方監將作為營繕監垂拱山

又改都水監爲水衡置都尉使者爲都水府天授初
改秘書爲麟臺又視二年改太史局爲渾天監不隸
麟臺其令監置一人加至正第五品上因加副監及
丞主簿府史等員其年又改爲渾儀監始置丞二人
從第七品上長安二年改渾儀監復爲太史局還隸
麟臺緣監置官及府史等並廢其監依舊令置二人
又省丞二人四年省太史局歷博士置保章正以當
之掌教曆生又省天文博士之職置靈臺郎以當之
是年始置挈壺正又去司辰之師字但曰司辰中宗
神龍初改麟臺復爲秘書又改太史局爲太史監令

名不改不隸秘書又復太嘗之名其光祿衛尉宗正
太僕大理鴻臚大府等九寺國子少府將作等三監
並如故又以水衡都尉復爲都水監署使者二人分
總其事不屬將作領舟楫河渠二署又改都水府復
爲使者景龍二年復置太史丞二人明皇開元初復
以少府監甲弩坊地置軍器使二年又令太史令爲
太史監又分少府監甲鏡弓弩別置軍器監置中較
署屬將作三年以軍器使爲監領甲弩二坊十二年省
軍器監作並國少府監甲弩坊更置少監一員統之
又置北京軍器庫十四年又改太史監爲局復云太

史令二員隸秘書省十六年置軍器監於比都嘗以大原

尹兼領二十五年廢北京軍器庫依舊為甲坊太嘗所

掌諸陵廟並隸宗正及道士女道士屬宗正故崇真

署亦隨而隸焉其僧尼別隸尚書祠部天寶六載復

軍器監於舊所置監一人領甲坊弩坊兩署九載置

廣文館領國子監馬十二載改將作大匠復為大監

肅宗乾元元年又廢軍器監却置使其監以下並停

其使以內官為之宣宗大中四年以司農寺文案少卿不通

判詔自今以後九寺三監少列並與大卿通判後唐

莊宗同光祿諸寺監各只置大卿監祭酒司業各一

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並權停惟大嘗寺及大理寺

事關禮法之重除太嘗博士外更置丞一員天卿等

分職蓋局居方在於事任無不總統然則因時而添

革隨世以輕重外降秩序分併官曹治亂在人名器

非假若乃職修事舉德崇望峻方正不撓廉約自守

挺愛君之節敦及善之道被委遇而斯稱荷寵擢而

無忝以從人爵乞奉官箴其有便辟任志叨黷靡厭

用取譴咎欲悔何及凡卿監部十有五門云

選任 舉職 恩獎

選任

夫卿監之列其位重矣官象河海職貳台袞苟非其人焉可虛授然則便僻側媚羣言之攸棄中正清直公朝之所尚則有內貞外順博聞多識推行實之攸異稱治迹之第一膺茲僚簡寘于周行故得庶務允登百官承式上下相維而天下化矣

周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伯冏名也太僕長大御中大夫作冏命

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

漢高祖為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夏侯嬰為太僕嘗奉

車為沛公御車嬰自高祖初起沛嘗為太僕後事惠帝

參也為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

吳公為河南守文帝初立聞吳公治為天下第一與李斯同邑乃徵為廷尉

黃霸字次公少學律令為河南太守丞自武帝末用

法深昭帝立俗吏上嚴酷以為能而霸獨用寬和為

名會宣帝即位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

法平召以為廷尉正

杜業有才能選為太嘗

田序以連擒大姦徵為大鴻臚

後漢高詡以儒學徵拜大司農

陳寵為廣漢太守風聲大行入為大司農

陳球字伯真下邳人善律令橋玄表球明律令拜廷尉正

白嵩為濟東相甘露降於郡安帝嘉其致瑞徵拜大鴻臚

魏邢顒字子昂時人稱德行堂堂邢子昂文帝以為太嘗

嚴包以高才武帝黃初中入為秘書丞

梁習為并州二十餘年政治為天下最乃徵拜大司農

蜀王謀漢嘉人有容止操行先主為漢中王用荆楚

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嘗南陽黃柱為光祿勳王謀為少府

吳張儼弱冠知名早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子

晉華表字偉容仕魏為光祿勳咸熙中詔曰表清賢履道內貞外順歷位忠恪言行不玷其以表為太嘗卿

顧榮字彥光吳人也仕吳為黃門侍郎吳平入雒以南士秀望為廷尉正

陸士衡以文行為著作郎

嵇紹康子也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領選啟武帝曰康誥有言父子罪不相及嵇紹賢侔却缺宜加旌命請為秘書郎帝謂濤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發詔徵之起為秘書丞

何嵩善史漢為著作郎

何禎字元幹廬江人也為尚書特詔參秘書丞秘書本有一丞時尚未轉遂以禎為右丞右丞之置自禎始也

賀循元帝以為太嘗侍散騎嘗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官惟拜太嘗而已矣

宋王慧武帝初建宋國當置郎中令帝難其人謂傳

亮曰令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乃以慧居之

謝靈運為司徒徐羨之所患出為永嘉太守稱疾去職文帝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為秘書監召不起帝使

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

劉恢為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衛尉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自恢為始也

南齊沈憲遷少府卿少府管掌市場與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

梁劉孝綽自上虞令遷除秘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張率字士簡吳郡人遷秘書丞高祖曰秘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緒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爲卿定名譽後魏杜銓京兆人爲中書博士初杜太后父豹喪在濮陽太武欲命迎葬於鄴謂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爲美太武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兆杜中長老一人以爲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中今在趙郡是杜預之後於今爲諸杜最卽命詔之及見銓器貌瓌雅太武感

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爲宗正

于忠宣武時爲衛尉卿高肇忌其爲人出授定州刺史宣武旣而悔之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管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詔忠曰自比股肱禡落心膂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爲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內務當勲夙無怠稱朕所寄也

李輔字伯尚少有重名孝明每云此李氏之千里駒勅撰明定起居注尋遷秘書丞

後周盧誕本名恭祖仕魏爲給事黃門侍郎魏帝以誕儒宗學府爲當世所推乃拜國子祭酒

隋宇文愷好學多技藝爲萊州刺史兄忻被誅除名於家又不得調會朝廷以魯班故道久絕不行令愷修復之旣而高祖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帝然之於是簡較將作大匠蘇夔爲朝散大夫時煬帝力勤遠畧蠻夷朝貢前後相屬帝嘗從容爲宇文述虞世基等曰四夷率服觀禮華夏鴻臚之職須歸令望有多才藝美容儀可以接對賓客者爲之乎咸以蘇夔對帝然之卽拜鴻臚少卿

唐戴胄爲兵部郎中貞觀初太宗謂封德彝曰大理之職人命所懸此官極妙選公宜陳其堪者德彝未對曰戴胄忠正清直每事用心卽其人也於是除大理少卿

楊崇禮爲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躬自省閱時議以爲稱職擢拜太府卿

舉職

夫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故歷世王者妙選英俊以充其任用舉其職繇是宗廟之禮斯備宮闕之制有典外夷之事明習朝廷之政有成量功以鈎較則物無遁形執詞而訊辨則情咸有得以至釐整記籍諧

暢律呂攸司靡曠典故可稽彞倫是章功用克顯故
得則哲之美皎如日星當官之譽芬若蘭芷則上法
於北斗下括乎河海復何媿焉

漢楊城延高帝時為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
先就以功封梧侯

嘗惠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

陳咸為少府少府多寶物屬官咸皆鉤較發其姦賊

沒入辜權財物辜罪也權專固也官屬及諸中宮黃門鉤盾

掖庭官吏舉奏按論畏咸皆失氣

後漢劉般為宗正清靜畏慎受職修治

杜林為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周密敬慎選舉

稱平

孫堪為光祿勳清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

鄭弘章帝時為大司農舊交趾七郡貢獻轉運皆從

東治泛海而至風波艱阻沉溺相係弘奏開零陸桂

陽嶠道於是夷通至今遂為嘗路在職二年所息省

三億萬計時歲天下道旱邊方有警人食不足而帑

藏殷積弘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飢人帝順其議

應順為將作大匠公廉約已明達政事五年省費億

萬

趙喜字伯陽為衛尉盡心事上夙夜匪懈

魏韓暨黃初中為太嘗時新都雒陽制度未備而宗廟主祐皆在鄴都暨奏請迎鄴四廟神主建立雒陽廟四時蒸嘗親奉粢盛崇明正禮廢去淫祀多所規正

薛夏太和中為秘書丞嘗以公事移蘭臺自以臺也而秘書署耳謂夏為不得移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嘗

晉孔坦為廷尉卿獄多囚繫坦到官躬執詞狀口辨曲直大小以情不加楚撻臺司錄獄無所顧問皆面決當時之事

荀勗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禮記籍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為法時汲郡塚中古文竹書詔勗撰次之以為中經列在秘書

南齊沈憲字彥璋為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梁蕭子顯大通三年以侍中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裂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啟撰高祖所集并普通北代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適高祖五經義

陳王伯固爲國子祭酒學有墮游不修習者重加撻楚生徒懼焉繇是學業頗進

後魏崔振爲長兼廷尉少卿振有公斷以明察稱高謚爲秘書郎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群書大加繕寫繇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

范紹爲長兼太府卿紹量公節用甄煩就簡凡有賜給千疋以上皆別覆奏然後出之靈太后嘉其用心勅詔每月入見諸有益國利民之事皆令面陳

崔纂爲廷尉正每於大尉多所據明有當官之譽

北齊崔昂爲散騎嘗侍兼太府卿大司農卿二寺所掌世號繁劇昂較理有術下無姦僞經手歷日知無不爲朝廷歎其至公又奏上橫市妄費事三百一十四條詔下依啟狀速議以聞

宋游道爲太府卿乃於少府覆簡主司盜截得鉅萬計奸吏返誣奏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後周斛斯微爲太嘗卿自魏孝武西遷雅樂廢缺徵博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

盧辯爲太嘗卿自魏末離亂孝武西遷朝章禮度灑陸咸盡辯因時制儀皆合軌度性彊記默識能斷大事凡所創制處之不疑

長孫紹遠為大嘗廣召工人創造樂器土木絲竹各得其宜

隋蘇孝慈開皇初為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為能

樊叔畧為司農卿凡所種植叔畧別為條制皆出人意料

牛弘為秘書監表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較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人間異書往往聞出

宇文愷為營宗廟副監及遷都高祖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穎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趙元淑為潁川太守因入廟會以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

楊汪為大理卿視事二日煬帝將親省囚徒其時繫囚二百餘人汪通宵究審詰朝而奏曲盡事情一無遺誤帝甚嘉之

唐柏季慕武德中歷屯田農圃監再為司農少卿每

督事苑內小心畏慎勤於稼穡高祖每稱善之
張道源爲太僕卿上奏以吏曹文簿繁密易生姦隱
請議減之高祖下其議百寮無同者惟博奕以道源
爲深識政體宜從其說高祖亦稱言爲當迫於衆議
事竟不行

柳亨爲光祿少卿太宗每誡之日與卿舊親情素蕪
宿卿爲人交游多今授此職宜存簡靜亨性好射獵
有饗酒之名此後頗自勗勵杜絕賓客約身節簡勤
於職事太宗亦以此稱之

姜確爲將作少匠轉殿中少監攝將作並以勤瘠見

稱修九成宮令確典其事拜宣威將軍守屯衛將軍
攝將作如故確性恭勤雖祁寒暑雨未嘗暫懈

段德操爲將軍簡較少府事時已年老而精勤不怠
巡察所部畧無休息

帝機爲司農少卿受詔簡較東都督營田園苑之事
高祖謂之日兩都是朕東西二宅也今之宮館隋代
所造歲序旣淹漸將頽頓欲有修造又費財力如何
機奏日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復省費今見貯錢三
十萬貫若以供葺理可不勞而就也帝大悅

楊崇禮開元初爲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丈尺間皆

躬自省閱時議以爲稱職擢拜太府卿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洪農郡公每歲勾剝省使嘗出數百萬貫在職二十年公清如一九十餘授戶部尚書致仕時太平歲久御府財物山積以爲經楊卿者無不精好劉瑗爲國子祭酒開元二十八年奏曰狀准故事釋奠之日羣官道俗等皆合赴監觀禮臣請依故事著之

裴武爲京兆尹領大司農其間掌錢穀供饋之事皆粗有勞績

裴次元爲太府卿奏元和五年上言左藏庫置修屋宇本錢二百萬從之

太宗太和四年正月秘書省奏請修書閣及廨署屋宇等狀以當司藏書六萬餘卷列官三十一員廨署傾危秘閣摧破久未修葺漸恐費功伏當陛下文明之朝天下宗聖萬方觀德之日海內崇儒之時今者棟宇欹斜圖籍缺落臣忝職司輒申伏乞特下有司計料修葺便加功力庶得宇全可之

鄭覃爲宰相兼國子祭酒開成元年奏請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祿俸請依王府官例給祿粟從之

後唐聶延祚爲少府監明宗天成元年上言牌印舊

體不與朱記相參伏自近年亦歸當監鑄造既須篆
字何異印文伏乞下中書釐革

王彥鏞爲太僕少卿天成元年上言國家四時祠祀
郊廟群神當時供應羊犢皆是前一月於度支請錢
付行市人買雖得供事終匪度程伏惟舊例祀羊犢
晉絳慈三州每年供進純白羯羊一百一十口赤黃
特犢子四十頭內一十五頭蘭栗二十五頭角握乞
下三州每年依例供進本處以省錢收市

杜紹光爲少府少監天成二年上言當司掌朝服儀
仗祭器服兵戈已來散失向盡苟非得人難爲掌轄

臣准往例除監一員少監二員外比有丞主簿五署
令共一十六員近自僞梁廢省只委曹吏主張遂至
因循或多隱漏乞下中書於先廢官員內量置丞簿
置令分主當局公事

錢傅太嘗丞天成二年奏當司專典祠祀伏以國城
西向群祀各有壇墠近年多被民戶侵耕畜牧騰賤
莫知處所行事之時旋封上芟草有乖誠敬今正方
春易行止絕者

程昉爲國子博士天成二年八月以國學所設比教
胥子近爲外官多占居止請令止絕

崔協爲宰相兼判國子祭天。成三年八月奏請國子監每年祇置監生二百人。自後更與諸道相次解送至十月三十日滿數爲定。又請頒下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如有鄉黨備諸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殿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戶門。兼大學書生亦依此例。不得因此便取公牒。輒免本戶差役。又每年於二百人數內。不繫時節有投名者。先令學官考試。較其學業深淺。方議收補。姓名勅宜。依長定二百人。其中有藝業精博者。令准近勅考試。及格解送禮部。及第後據人數却填。五年正月國子監又奏

當監舊例。初補監生。有束修錢兩貫文。及第後光學錢一貫文。切緣當監諸色舉人。及第後近再。多不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及不納光學文錢。只守選限年滿。便赴南曹。參選南曹。近年選人。並不收置監司光學文抄。爲憑。請自後欲准例。應諸色舉人。及第後並却於監司出給光學文抄。并納光學錢等。各有所業次第。以備當逐年修葺。公使奉勅。宜准往例。指揮兼自今後。凡補監生。須令情願。住在監中。修學則得給牒。收補。仍據所業。次第逐季考試。申奏其勤到。見管監生一百七十八人。仍勒准此指揮。如收補年深未

聞藝業虎雷補牒不赴試期亦委監司簡點其姓名
年月一一分折申奏長興元年春國子監又請以學
生束修及光學錢備監屯修葺公使從之

杜璟爲殿中丞天成四年六月上言以本司法物寄
於寺觀請量修公署

張殷袞爲少府少監長興元年六月奏請斷官賣農
器例皆薄怯不便生民

魏迢爲大理卿長興元年七月奏諸道刑獄恐有淹
滯望令本道判官一人每月兩度彙囚疏理

魏仁鸚爲太僕少卿長興二年閏五月奏以本等祠

祭牲酒咸非素備請復舊規令諸道進納

晉崔稅判太嘗卿公專時二舞久廢有詔修舉稅撰
樂章新詞教舞童歌之高祖賞焉錫賚甚厚直拜太
嘗卿

恩獎

夫列卿之任所以樹棘木而定位法河海而命職率
其所屬守厥攸司內承於三公外倡於九牧蓋元后
之欽屬庶尹之表儀也乃有直方自守公忠兼勵寬
厚以成德貞固而幹事馳老成之譽聲補察之規清
白以簡身營奉而宣力篤行可尚積勞實彰繇是被

之寵靈異其名數至或稱揚著於詔命褒美形於歎息其告老也有加等之禮其不幸也極飾終之榮斯所以懋功而勸能旌賢而聳善俾百工之咸乂而庶績之惟熙者莫不繇是道也

漢周仁為郎中令景帝再自幸其家徙陽陵

朱邑為九卿居處儉節家無餘財宣帝神爵元年卒

天子聞惜下詔稱揚曰大司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

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餽與饋同可謂淑人君子遭離

凶災甚閔之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

蘇武為典屬國宣帝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聖號稱

祭酒加祭酒之號所以優尊也甚優寵之

金敞為衛尉病甚成帝使使者問所欲以弟岑為託

帝召岑拜為使主客官名屬鴻臚王胡客也敞子涉本為左曹

帝拜涉為侍中使侍幸緣車載送衛尉舍幸緣車嘗署左右侍

召載皇孫今遣涉歸帝以皇孫車載之寵之也晉漢注緣車名皇孫車天子有事乘以從也須臾

左右

漢魏期光武時為衛尉疾病使使者存問加賜醫藥

甚厚及卒帝親臨送歛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

高詡光武時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卒官賜錢及

冢田

祭彤為太僕明帝每見彤嘗歎息以為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

曰此太僕之室大僕吾之禦侮也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

人加親是非吾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耶

自吾得錄惡言不至是非禦侮耶

趙孝為衛尉弟禮為御史中丞明帝嘉其兄弟篤行欲寵異之詔禮十日一就衛尉府大宮送供俱令其

相對盡歡數年禮卒帝令孝從官屬送歸葬後歲餘孝復以衛尉賜告歸卒于家

召馴章帝時為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帝處為長樂衛尉數陳政術每歸寬厚比上疏乞骸

骨拜為奉車都尉秩中二千石賞賜恩寵侔於親戚

章帝建初七年車駕西巡處行太嘗事帝問以三輔

舊事禮儀風俗乃厚賜處錢珍羞食物使歸平陵上

冢還拜大鴻臚元和二年春東巡狩以處行司徒事

從行還以病乞身帝遣小黃門大醫問疾賜以食物

處遂稱困篤章和二年夏使謁者策詔曰處以將相

之裔勤身飾行出自州里在位歷載中敝篤疾連上

求退君年在耆艾不可復以加增恐職事煩碎重有

損焉其上大鴻臚印綬遣子太子舍人詣中藏府受

賜錢二十萬和帝永元元年卒詔尚書故大鴻臚帝
處在位無愆方欲錄用奄忽而卒其賜錢二十萬布
百疋穀三千斛

耿秉和帝時為光祿勳卒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
穿家餼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

楊賜靈帝時為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
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

金錯以金
間錯其文

魏表渙字輝卿為郎中令卒官太祖為之流涕賜穀
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
垣下穀千斛與耀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

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

程昱為衛尉文帝踐祚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
追贈車騎將軍謚曰肅侯

和洽為太常清貧守約明帝聞之加賜穀

辛毗明帝時為衛尉與徐邈胡質皆以憂國忘私不
營產業賜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告天下

吳劉基為大司農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
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基餘人不得也其見待如
此

晉周浚武帝時三為少府以本官領將作大匠改營

宗廟訖增邑五百戶

華表武帝時爲太嘗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
清真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病
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
萬林帳褥蓆祿賜與卿同仍門施行焉

賀循元帝時爲太嘗蕪嘗侍如故循以九卿舊不加
官今又疾患不宜兼處此職惟拜太嘗而已帝以循
爲清貧下令曰循水清玉潔行爲俗表位處上卿而
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財庇風雨孤近造其廬
以爲慨然其賜六尺蓆薦蓆褥并錢二十萬以表至

德暢孤意焉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又
爲太子太傅太嘗如故循自以抗疾廢頓臣節不修
上隆降尊之義下替交叙之敬懼非垂典之教也累
表固讓帝以循體德率物有不言之益敦勵備至期
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羸疾而恭於接對
詔斷賓客其崇遇如此

薛廉明帝時爲太嘗賜安卿侯蕪履德冲素盡忠恪
已方賴德訓弘濟政道不幸殂殞痛于厥心今遣持
節侍御史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魂而有靈
加茲榮寵及葬屬王敦作逆朝廷多故不得議謚直

遺使者祭以太牢

王彬成帝時爲度支尚書蘇浚平後改築新宮彬爲大匠以營創勲勞賜爵關內侯

南齊蕭穎胃爲衛尉高宗廢立以穎胃預功建武二年賜穎胃以嘗所乘白犢牛

梁顧協爲鴻臚大同八年卒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嘗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清白居然不衰久在省闈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歛既畢卽送其以柩還鄉并營冢鄉近皆資給悉使周辨可增散騎

嘗侍令使舉哀

裴子野爲鴻臚卿卒高祖悼惜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較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嘗侍贈錢五萬布五千疋卽日舉哀謚曰貞子

後魏堯暄爲大司農卿孝文大和十九年卒於平城帝爲之舉哀贈安北將軍相州刺史贈帛七百疋成淹除羽林監領主客令加威遠將軍于時宮殿初措經始務廣兵民運財日有萬計伊維流漸苦於勵

丹府元覽 恩獎 卷之六 百二十
涉淹遂啟求勅都水造浮航孝文賞納之意欲營淹
於衆朔旦受期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
水事

北齊崔暹爲太嘗卿文宣帝謂群臣曰崔嘗正
天下無雙卿等不及

後周趙肅魏大統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常
行朝禮非有封爵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上不入左
僕射長孫儉言之文帝乃召肅謂曰歲初行禮豈得
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
曰清河縣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

邑懷遠百戶

隋趙綽高祖時爲大理少卿處法平允帝以綽有誠
直之心每引入閣中或遇帝與皇后同榻卽呼綽坐
評論得失前後賞賜萬計其後進位開府贈其父爲
蔡州刺史時河東薛胃爲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胃斷
獄以情而綽守法俱爲稱職帝每謂綽曰朕於卿無
愛惜但卿骨相不當貴顯仁壽中卒官帝爲之流涕
中使弔祭焉鴻臚監護喪事

唐竇誕太宗時爲殿中監進封莘國公以修營太廟
賜物五百段

段綸為宗正卿卒太宗甚傷悼為不視朝將出臨之
太嘗奏帝祭致齋不得哭而止

楊師道為太嘗卿貞觀二十一年卒贈吏部尚書并
州都督陪葬昭陵賜東園秘器并為立碑

柳亨為光祿少卿貞觀二十三年以修太廟功加金
紫光祿大夫

李弼高宗時為衛尉卿上元元年九月帝御含元殿
東翔鸞閣觀大酺是日弼暴卒於宴所帝為之廢酺
一日贈工部尚書

李琬為幽州刺史宗正卿代宗大曆六年賜琬雜綵

一百疋衣一襲以其職奉陵寢績用可稱褒之日琬
珪為司農少卿遷大卿在卿曹十餘年德宗以為可
任腹心遂引為神策軍使兼御史大夫賜名志貞
白居易為秘書監因中謝日賜金紫

府元龜

府元龜 卿監部

卷之六百二十

